

天道循環，物極必反，舊年的舊事去了，新年的新事應該來了，「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果已到山窮水盡之時地，大概好境界已

在前面不遠了！我們努力前進，我們努力前進！

社論

革命黨之立場與革命黨人之態度

自福州成立新組織後，久已過去之立場問題，又有人在黨內互相研究！有的說我們既是黨員，當然要站在黨的立場；有的說我們入黨是為革命，當然應該站在革命的立場。前者說，如果革命離開黨，我們就要擁護黨而放棄革命；後者說，如果黨離開革命，我們就要擁護革命而放棄黨。我們應該站在甚麼立場呢？我們應該持甚麼態度呢？我們既是黨員，當然不能離開黨的立場；我們既為革命而入黨，更不能離開革命的立場，我們既不能離開黨，又不能離開革命，所以我們應該站在革命黨的立場；如果黨離開革命，我們絕不離開革命；如果革命離開黨，我們也絕不離開黨；我們既不離開革命，又不離開黨，所以我們應持革命黨的態度。

在今日，要站在黨的立場難，要站在革命的立

場尤難，要站在革命黨的立場更難。今日之中國國民黨；以言乎領袖，則領袖不能合作，甲有甲之黨，乙有乙之黨，丙又有丙之黨推而至於丁戊己……亦莫不有其自己之私黨，然而對黨外說，則皆所謂中國國民黨也！以言乎黨員，則黨員不能團結，甲有甲之派系，乙有乙之派系，丙有丙之派系，推而至於丁戊己……亦莫不有其自己之派系，然而在黨內說，則皆所謂中國國民黨也！以如此複雜之人與如此複雜之派，而總稱之曰黨，黨之形態未定，故黨之立場難尋，而黨員之存心站在黨的立場者，將何所適從？故曰難。其次，有人說，黨的立場既複雜凌亂而無從尋找，最好站在革命的立場，只問革命不革命，不管黨不黨，革命者即為同志，不革命者即為敵人，黨不黨不必再問；如此則革命者既簡

明易識，而立場亦不難找到。此言初似有理，然細加思索，實亦甚難。革命有時間空間之關係，昔之所謂革命者，今日未必仍為革命；今之所謂革命者，將來未必仍為革命，此時間關係使然，歷史上不乏先例；甲地之所謂革命，未必在乙地仍為革命；丙地之所謂革命，未必在丁地仍成革命；此空間關係使然，歷史上又不乏先例；至於甲團體所謂革命，而乙團體不承認；丙團體所謂革命，而丁團體不贊同者，更屬數見不鮮，處處可舉其例；革命之意義，既如此因時因地因人而不同，故革命之立場，初亦未比黨的立場容易站也。若夫革命黨之立場則更集兩者之難於一處，其難上加難，自無待論，然而吾人進一步為中華民國及中華民族打算，深覺無論如何困難，仍應澈始澈終的永久站在革命黨的立場上。

革命黨之立場唯何？曰，加入中國國民黨，依照中山先生之建國大綱建國方略三民主義，從事國民革命之工作，以求中國之自由與平等是也。中國民黨有其數十年來革命之歷史，有其永久不死之革命精神——總理中山先生，有其順應世界潮流適合中國環境之革命主義——三民主義，無論其現狀下

少數不良分子如何飛揚跋扈，如何口是心非，如何罪孽深重，如何卑鄙污濁，如何藉黨營私，如何……然而從遠大處看，此不過一時之病態而已！中山先生之偉大人格仍在，三民主義之革命精神仍在，數十年來革命之史實仍在，故中國國民黨之為革命黨仍不因一時病象而變更！吾人深信要救中國，非努力國民革命不可，要努力國民革命，非站在中國國民黨的立場絕對信仰三民主義不可。舍此以外，黨固甚多，主義亦多，而所謂革命亦不少，但此外之黨與主義及革命，容或可以救他國，而絕不足以救中國，容或可以救他民族，而絕不足以救中國民族。質言之，可以搗亂中國於一時，而不能治理中國於久安也。尤其是既無主義又無組織之所謂革命，徒足危害國家社會，絕不能達到救國救民之目的，其初起也雖有極興奮之盲動，其結果主張不同，對象各異，力量分散，互相抵消而歸於盡！

以上不過就理論而言之，若就實際上觀察，則吾人之感覺，實亦不敢過於樂觀也！黨內現狀之複雜，前已略為言及，此種病象，乃今日黨內黨外人所同知，故亦無須諱言者。黨之組織原理，本為集合全民族全民族中最覺悟最進步最有革命精神最

有革命信念，最有工作能力之分子，集思廣益，互
饋互助，以共同剷除革命障礙，以共同從事革命建
設，以共同實現三民主義，以共同挽救國家民族。
而其組織原則，則爲民主的集權制度。各級機關均
由黨員用民主之選舉方式產生，但成立後則絕對受
其指揮；各種問題在未議決以前，下級機關以及全
體黨員，均可隨意發表意見，但一經多數通過後，
則無論何人何機關，均須一律絕對服從。然而時至
今日，此種盡善盡美之原理原則，早已等於廢話！
有用之革命黨，被少數人利用其招牌，糊塗分子日
多，覺悟分子日少，腐化分子日多，進步分子日少，
貪污分子日多，清白分子日少，爲私人捧場之分
子日多，爲主義效力之分子日少，爲私利營緣之分
子日多，爲革命勢力之分子日少，爲狐羣狗派叫喊
之分子日多，爲國家民族犧牲的分子日少，接近民
衆的黨員沒有了，同志們都整天在所謂領袖之門歌
功頌德去了！於是乎上級機關不敢教下級機關依法
成立，上層領袖不敢教下層黨員依法說話，甚至有
時且不敢教有能力的同志到下層去工作！於是乎某
人之革命不革命，全以少數人之毀譽爲根據；某人
之忠實與不忠實，全以少數人之愛憎爲標準；忠實

感情化，革命地域化，主義僵化，黨腐惡化，中國
乃愈加殖民地化了！愛國男兒，革命志士，目睹此
弊，能不肝膽破碎！能不痛哭流涕！能不立下決心
，思有以醫治病象，恢復健康乎！吾人站在革命黨
之立場，對黨內各種弊病，誓必永久深惡痛絕，不
稍寬假。吾人愛黨愛國，對一切現狀之足以毀黨亡
國者。誓死加以反對，誓死不願苟同！吾人認爲黨
之難滿人意，非主義之罪，非中山先生之罪，非大
多數黨員之罪，乃少數腐惡分子藉黨營私，藉革命
以升官發財者之罪惡也。吾人深信中國國民黨爲唯
一的革命黨，在過去可以推翻滿清，打倒軍閥，在
將來一定可以打倒帝國主義，建立光輝燦爛之中華
民國！此外無論何人，吾人不信能比中山先生更聰
明更偉大，更有經驗；無論何主義，吾人不信能比
三民主義更適合於中國國情，更恰當於革命意義；
無論何種革命，吾人不信能比國民革命更切合中國
民族之需要；無論何黨，吾人不信能比中國國民黨
更會救中國。所以我們應該永久站在革命的中國國
民黨的立場上，永久信仰三民主義及中山先生之遺
教，永久持一種革命黨的態度，我們的領袖是總理
孫中山，我們的主義是三民主義，我們的黨是中國

國民黨，我們的路線是國民革命，我們的目的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如果有人黨內黨外毀壞黨，我們要誓死打倒他，如果有人在國內國外毀壞國，我們要誓死打倒他！如果黨離開革命，我們不離開革命；如果革命離開黨，我們不離開黨。我們是站在革命黨的立場，我們要堅持革命黨的態度！

月日評

幹與不幹

公

國事之敗，由於國人之不幹；於是想救國者，便向「幹」走！「硬幹」，「快幹」，「實幹」，「窮幹」，「苦幹」，「忍幹」，「混幹」，「亂幹」，「懶幹」；揚揚乎「幹」之大觀也！

不幹足以誤國，幹之足以救國乎？曰，幹得是，則幹比不幹好；幹得非，則幹更不如不幹！

幹之種類不同，幹之方式各異，但幹之性質則不外兩種：爲公而幹者，幹之是者也；爲私而幹者，幹之非者也；幹之是者越幹則越好，幹之非者越幹則越壞；越幹越好，則國因幹而得救，越幹越壞則國因幹而愈速其滅亡；其矣，幹之是非性及公私性不可不分也！

信仰共同之主義，根據共同之主張，謀求共同之福利，此中國國民黨爲國家民族之幹法也；信奉個人之主義，根據片面之主張，謀求一階級或一部分人之私者，則「混幹」，「亂幹」，「懶幹」之流也！爲公而幹者，國既得救，其私利絕無虧損；爲私而幹者，其私利絕難保持，而國命亦亡于其手矣！

當此紛紜亂雜之時，我們固應認識誰幹誰不幹，更應明白誰幹得對，誰幹得不對，誰幹得公，誰幹得私！不幹固要不得，往壞裏幹更要不得！

四中全會延期一月！

平

臨全會停止，五全會延期，四中全會又延期，黨國多故，於斯已極！

五全大會之延期，怕國內發生事變也；乃五全會延期，而國變仍然發生！國變既發生，於是中央又決議召集四屆中央執行委員第四次全體會議，欲共商解決國是善後將來之方策。但各地中央委員意見仍未一致，因之又將開會日期，延緩至廿三年一月廿日舉行。中央委員張繼等，現正奔走粵桂，從事斡旋，將來如何，尙未可知也！

五全大會之延期，爲黨內同志尙未團結也；今四中全會之延期，又因黨內同志之尙未團結！因同志未團結，故五全大會雖延期，仍未能消弭福建之叛變；如同志仍不團結，則四中全會延期之結果，能否得一好現象，固是問題；即四中全會到期而開會，能否有一解決糾紛之好方策，更是問題！

同志不團結，則糾紛不能已；糾紛不能已，則國家民族固日益危亡，即中國國民黨亦壽命有限矣！然而團結同志，必須精神貫注，不在口頭宣傳；必須事實有徵，不在理論探討；必須去異從同，去私從公，去小從大，不對人而對事，不信感情而信主張，分晰是非，明辨曲直，以主義爲標準，以黨爲前提，是者同是，不因異已

而非之，非者同非，不因私情謂是之，如柳。各守其是，各棄其非，同是共是，同非其非，全黨合成一是，則是定，全黨合成一非，則非議，全黨同去其非而成其是，斯意志統一，精神合一，而團結乃能實現，所以救黨者，即以救國矣！

取消黨治開放政權？

民

取消黨治及開放政權，是反對國民黨者久已希冀而不敢公開說也。最近因閩變發生，反黨論調，愈見抬頭；而中委李烈鈞，又重新唱其開放政權之老調！報載，蔣介石先生致函西南各中委及李烈鈞氏，也贊成開放政權！雖說開放不開放，不能因三人之主見而冒然斷定，但以中央委員而持是論調，則吾人不能不加以嚴重注意！

依照中山先生建國大綱之規定，軍政時期由黨領導人民，用武力剷除革命障礙，由軍閥官僚等反動分子手中奪回政權；訓政時期一面由黨代人民行使政權，以免把政權又落於反動分子手中，一面由黨訓練人民，試行四種直接民權，以便到憲政時期管理政治；憲政時期則由黨還政於民，按照憲法，實行權能分立的民主獨裁政治。此為中山先生之遺教，世界各國亦有採行之者，國民黨而能變更之乎？中央委員而忍違反之乎？

夫黨治為實現民治之手段，民治為施行黨治之目的；要實現民治，必須先完成黨治；要完成黨治，方能實現民治；黨治為民治之初步，民治為黨治之終極；有黨治方能實現民治，能民治方能取消黨治。以今日之國勢及今日之民力觀察，無論何人，均不敢謂民治已能實現；民治既未實現，則黨治取消之後，教誰來治？在民治實現之後，政權既由人民掌握，故謂之民權；今人民既不能行使政權，如黨不代為行使，勢必又為反動分子竊奪以去，革命豈不等於徒舉而多事！故在民權尚未培養成功之時，人民既不能親操政權，則

開放之結果，又給誰人來拿？

今日之政權，是否真由「黨」拿？今日之現象，是否真為「黨」治？因為另一問題；藉曰政權由黨拿，現象為黨治，則如何改進，使日趨完善，如何運用，使日著成績，皆為另一問題；但就理論而言，則訓政未見成效，民權未能行使，民治未能實現之今日，黨治既不應取消，政權亦不能開放！

甘肅鑄造總理銅像繼續進行

旁觀

甘肅鑄造總理銅像，中途且有波折，其真象已見本刊本期另文所載。吾人對茲事前此雖亦有聞，但係片斷節略，未便據以為評；今得雙方正式文件以閱，其切實足信，當非傳聞可比，願就所見，略陳數言！

一、捨事對人，因私廢公，這是萬分不應該的！為要借鑄像事對付私人之私事，以致隱藏真象，愚弄衆人，阻擾工作，不使成功，這是田岷山方面百口莫辯的大不是處，以後應痛自悔改才對！

二、給總理鑄造銅像，不但黨員民衆應熱烈贊助，黨部與黨委尤應特別努力，方為合理。田岷山等因此事為前省黨部負責倡辦，遂推諉不管，且暗中多方破壞，誠為出人意料之錯誤，論者多謂甘肅早已無黨務可言，不過少數黨官吃黨而已，今以此事推想，真令人不能不披胸三歎！

三、田岷山如對總理鑄像事亦加以破壞，則其居心行事，真有不堪聞問者，無怪對於其他黨務，均如左宗棠常哥老會之大龍頭一樣，澈底加以毀壞也！且吃飯拿錢，既不作事，亦無怪乎日以造謠為務，挑撥離間為工作也。

四、鑄像之費，既由中央撥定，鑄像之事，既不至半途中止，則今後鑄像工作，仍應由黨政及民衆三方各推代表，組織委員會火

速辦理，同時此委員會應不讓田崑山參加，一以懲其阻擾之罪，一以防其破壞之力。

五、如此則像可早日建成，而是非大白，賢奸立辨，後來之作事者，亦不至畏難裹足，相戒不前也。

張季谷是誰害死的？

甘肅省黨務整委會于本月十五日舉行追悼張季谷大會，事前由省整委田崑山凌子惟等，指使皋蘭縣黨部內之田凌走狗，祕印函件，通知各縣黨務工作人員，藉此誣蔑他人，掩其罪惡，其函曰：『茲啓者張季谷同志於十八年秋奉命來甘視察黨務，彼時適馮軍獨樹旗幟，背叛中央，隴上風雲，變幻無常，張同志以重命在身，不忍坐視，於是聯合同志，力誦非是，孰料駱力學楊繼高等，遂煽軍閥，假詞陷害，致張同志殉難……目下省整委會定於十二月十五日舉行追悼大會，特資表彰，只以駱力學楊繼高等，逐鹿官場，逍遙法外，凡屬同志，孰不傷心，務望兄等在未開會以前通電一致主張，並呈請省整委會函請省府對駱力學楊繼高等嚴予懲辦……否則本黨威信，恐無餘矣……祕密不盡所言，專此順祝黨祺十一月十五日』

嗚呼噫嘻，田凌輩死不讓人，先假鑄像事誣蔑他人，但結果自打嘴吧了，現在又是這樣一套！這一套更不如那一套，安得又不自打嘴吧耶？

不錯，張季谷是被人害死的！但害死張季谷的不是別人，正是田崑山與凌子惟兩個無恥的東西；當然，張季谷死得可憐，應該使大家同志追悼！但田崑山凌子惟兩人來主持追悼張季谷，張季谷有知，也會在地下怒髮冲冠了！

誠然，張季谷是在北平成立擴大會議馮軍別樹旗幟之時被人害死的！但彼時田崑山不是正祕密去北平參加擴大會議的嗎？因為在

北平沒有升到官發到財，又跑到南京的不是田崑山嗎？到寧粵在上海開和平會議時，白天在南京騙中央的錢，晚間到上海參加××派的不是田崑山嗎？張季谷是南京中央派去的，與田崑山在彼時各走異路，所以田崑山爲效忠××派，爲剷除其政敵，用假名通信給當時甘肅的當局，說張季谷潘鎮揚作榮等都是南京的探子，教從速致死……於是乎張季谷被人害死了！

誠然，「張同志以重命在身不忍坐視乃聯合同志力誦非是」遂致殉難了！但此乃張同志之忠烈，非關於駱力學楊繼高者，尤不能因誣蔑駱楊二人而輕減田凌之罪；當時凌子惟在中央，不會把甘肅省黨部在上海報上所登擁護中央的啓事，剪寄給甘肅軍事當局嗎？田凌等當時所欲害死者，不但張季谷一人，特張由中央來甘最遲，故首先犧牲罷了！況張同志既能「不忍坐視聯合同志力誦非是」一則不待他人假詞陷害，已有殉難資格；除田凌遠居京滬，可以一面蒙蔽中央，一面陷害他人而外，當時在甘同志，均持免死狐悲之心，更何有陷害之能力？此三尺孩童可解，而田凌尙欲以此欺人耶？

當時甘肅軍事當局所最注意者，張季谷與潘希天兩人，軍法處曾派人專門監視兩人之行動，而其所以注意之原因，正因潘張二人新由南京來，田凌遂以此爲口實而密函軍事當局害之也！張季谷死後，潘希天祕密南下，道經甘肅平涼，田崑山尤指使其學生郭學立，假借當地土匪陳國璋之匪力，多方陷害，幸因匪尙有義氣，察得田郭非義之行，加以優待，旋經各地同志向中央報告，中央組織部電向陳匪詢查，方能得脫；田郭等初在京中私向人曰，此次才把潘希天假陳國璋之力害死了！（言下尤以未能假孫連仲之力與張季谷同時害死爲憾）後聞潘希天未死，而各方不直其行，方竭力否認！然其兇毒險狠，已鐵案難翻矣！今田凌尙欲假此誣人，尙欲欺盡天下耳目，嗚呼，欺誰乎？欺天乎？張同志有靈，必來吃你們的肝

了！這悼詞，請你們再不必假借假意了！

至於說到逢編軍閥，第一誰是軍閥，蓋棺方可論定；第二，此地田凌所謂軍閥，當然是那時甘肅軍事當局孫連仲了！駱揚如何逢編，田凌說了：田岷山呢？不是給孫當過處長嗎？由河南逢編到甘肅，到青海，後來孫到南京以後，首先逢編的不是田岷山嗎？主席長，主席短，總指揮長，總指揮短；跟前跟後的不是田岷山，是孫的乾兒子，哈吧狗嗎？當面如彼逢編，背地又罵為軍閥，真是田岷山才能如此投機取巧，才能如此人面獸心！

當時最危險的兩人是潘希天與張季谷，潘希天未能夠難，故田凌又假土匪以害之，仍未能致死，至今尚心有所不甘；張季谷不幸而殉難了，田凌可以說心半滿意半足安心努力可矣！反正好人還多，再害死些還容易，為何反來出賣良心，追悼害死的人，誣蔑沒害死的人！

本來，政治上的是非很難講，政治上的變化很離奇，昔日之仇敵今日可為友，今日之友將來又可為仇敵，所以舊賬往往不容易算，而且不能算，因之，受了屈冤的也只好忍過去；被人沒害死的，也只好給仇人留點自新的餘地，不願意把仇人的劣跡多向社會上宣佈，然而如果仇人反不自知足，反不自覺悟，還要更進一步以誣人為經已之手段，那就不妨宣佈真象，使社會人士加以公評，以懲惡人兇惡之氣，而贖好人生活之門。

即如凌子惟君，也追悼張季谷，也高唱擁護中央，吳佩孚到而歡迎，而被教育界罵，打，而大做其菸酒局長；非常會議在廣州成事以後，凌子惟何以又與雷中田合派代表參加，而且還有反對中央

的報告書及提案？參加非常會議之當否，因為另一問題，但以擁護的報告書及提案……之甘省整委凌子惟而暗中又派人反對……試問你凌子惟站的何立場？迎吳是國民黨員！——尤其黨委做的嗎？與吳當局長又是黨委做的嗎？明裏擁護中央暗裏反中央，又是黨委幹的嗎？給這些人本來談不上黨德人格，更談不到政治道德！不過吃黨飯而替反黨者毀黨而已！勸凌子惟再不要也肉麻着追悼張季谷，而且中央長，中央短，國民黨長，國民黨短了！

張季谷是誰害死的？當日軍事當局宣布是為組織「道德促進會」——「破壞地方治安」，而且同時死者還有數人；但田凌被誣為駱揚，自我看來，其為田岷山凌子惟二人害死無疑！因為田凌在當日的一切所作作為，都足以證明的，況且還有未死的同志在！田岷山凌子惟才是真正的兇手！好在當日甘肅軍事當局——即田凌等所謂的軍閥，此刻還在革命戰線上剿匪的，並不是死口無對，要水落石出，得其真相，最好向湖北宋埠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總指揮孫連仲氏訪問，或用法律解決，田凌之鬼當，再不要受其欺騙啊！

我也用田凌原函語氣，為之發函（對彼之秘函而言）曰，「只以田岷山凌子惟等逐鹿黨場，逍遙法外，凡屬同志，孰不傷心！務望有良心有血性的革命青年，在已開會後通電，致主張，並呈請中央把田凌二人即刻撤職，令飭省府抄沒其吞存之公款，騰出其浪費之黨費，並嚴予懲辦，以儆奸邪，而挽黨譽，否則本黨威信，蕩然無餘，即本黨名譽，亦被長泰唾棄矣！專此即祝努力！」

發自自隱上

論 著

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及民主獨裁政治

潘 鎮

一、緒言

民主與獨裁，是政治上兩種相反的潮流，也是維繫國家民族組織的兩種不同方向之力量，正如物理學上所謂的離心力與向心力一樣，正因為方向相反，才有維持物體存在的功用，如其不然，僅有向心力而無離心力，則各個分子緊縮到最後，必使此物體變小而失其原形；僅有離心力而無向心力，則各個分子自由到最後，必使此物體飛散而消滅！

從人類政治組織史上看，無論在古時在今日，亦無論在中國在外國，民主與獨裁兩種潮流，始終互為消長，互為應用，有時兩相衝突，有時兩相調和，如果民主到極點，一定就發生民主病，而獨裁就來醫治，如果獨裁到極點，一定就發生獨裁病，而民主就來醫治；直到民主與獨裁恰達到相互調和相互為用的交點上，方成為盛治之世。

目前的世界，似乎在民主潮流與獨裁潮流開始衝突的轉變期間，將來的結局如何，我們不能預知，但無論如何轉變，非這兩種潮流達到相互調和之交點，這轉動的局勢，絕不能一時安然下去。推而至於中國，現在正是一樣，很明顯的，在目前國內的情形，不管其理論的主張上或事實的作法上，都表現着民主與獨裁的兩種不同趨勢。在最近的過去，曾因為此不同趨勢之衝突而發生國家民族蒙受損害之傷心事件，現在還是衝突着，將來更衝突到甚麼程度，沒

人敢預料，但無論如何衝突，非到兩相調和兩相為用的交點上，絕對不能有利於國家與民族。

我們假定前面的觀察是不錯，我們再看目前這兩種潮流衝突的現象，我們再研究將來這兩種潮流調和之交點，使迷混在這種衝突現象中的青年朋友們，解其疑團釋其煩悶，得到一種正確的結論。

二、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

真理大概只有一個，但一個真理或者可以有多面的看法，尤其是看求真理的人，往往因看求的時間與空間彼此不同，所以看求的結果也往往大相懸殊。這大相懸殊的結果，如果能夠稍沾真理的一點邊子，有一點真理的氣味，就各自可以成爲一種主張，這種主張可作研究真理之學說，也可作解決事物之手段，這種主張能實現一部，則真理在事實上可表現一點，所以真理與主張相合而未必相同，主張與真理有關而未必全同。我們先明白這種道理，再看人家的主張，再求我們的真理，我個人想用此態度研究真理，想用此態度批評各人的主張，想用此態度討論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我個人又想，如果能將真理講着，如果能拿真理來解釋民主與獨裁的問題，一定可使朋友們聽了滿足，一定可闡揚民權主義，因為三民主義是中山先生根據真理來創作的，我們的朋友都是愛好真理信仰三民主義的人，所以聽到合乎真理與主義的言論，一定要表示滿意的！至於仁者之見仁而主張仁，智者之見智而主張智，我們一方面也佩服

他們之有勇氣，一方面不願意冒然的盲從他們。

閑話說完我們再看各種報紙刊物及各個偉人之言論，其中沒有顯明主張的不去管，有主張而無關民主與獨裁的也不去管，單就站在民主方面的言論及站在獨裁方面的言論來察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們聽罷公的說辭，覺得公有理；我們又去聽婆的說辭，覺得婆也有理。同時，公說婆沒理，婆說公沒理，我們聽罷公的說辭，覺得婆沒理；我們又去聽婆的說辭，覺得公也沒理。公有理耶？婆有理耶？公沒理耶？婆沒理耶？公婆都有理耶？公婆都沒理耶？我的答案是：公也有一部分理，婆也有一部分理，公與婆各有真理之一部；公也有一部分沒理，婆也有一部分沒理，公與婆各有部分沒理！如果把公與婆各有一部分沒理除去，如果把公與婆各有一部分理聯合，是則成爲真理之全部。

一入智識有限衆人之智識無窮；少數人之能力有限，多數人之能力無窮。政治是管理衆人之事，衆人之事惟有衆人知之最深，衆人之苦樂惟有衆人自己知之最切。利在何處，衆人知之；弊在何處，衆人知之；如何興利，衆必知之；如何除弊，衆亦知之；興利而得其利否？衆必知之，除弊而去其弊否？衆亦知之！故衆人之事，惟有衆人自己管理，方能巨細無遺；處置得當，古人有謂天親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者，或即此意也。辛亥之革命，民國之成立，皆根據此理，革命者推倒數千年專制獨裁方式，不承認君主個人或少數貴族壓迫多數人民之舉動，不承認少數人因謀自己私利而剝削侵犯大多數人民之權利，質言之，不願教個人專權，獨斷衆人之事，遂改造成爲民主共和國，即現在之中華民國是也。中華民國與大清帝國不同，大清帝國之主權操於大清皇帝個人之手，而中華民國之主權，則操於中華民國之四萬萬衆人；大清帝國之政治，由大清皇帝一手專辦，四萬萬人無得參與，而中華民國之政治，則由中華

民國之四萬萬人共同參與；大清帝國時代，四百兆人民之事，皆由大清皇帝一人管理，而中華民國時代，四百兆人民之事，由四百兆人民自行管理；大清帝國之政治，謂之君主獨裁政治，而中華民國之政治，則謂之民主政治。爲推倒獨裁政治而推翻大清帝國者，中國國民黨也；爲實現民主政治而改建中華民國者，中國國民黨也；爲民主政治不能即刻實現，中華民國不能真正名符其實，主張以軍政訓政達到憲政，以黨治黨國達到民治民國者，亦中國國民黨也，無國民黨則不能有中華民國，無黨治則不能實現真正的民治，不能民治，則不能成爲民國。此中山先生遺教中諄諄啓示吾人者，而三民主義中之民權主義，更再三闡明民權民主爲政治方式之極軌，吾人佩戴中山，信仰主義，對此民主政治之主張，當然無絲毫置喙之餘地。此一說也。

雖然，此不過就純理論方面言之若更就事實上着想則人之才智庸愚，既大有不同。而人之具有賢才上智者，更爲極少數中之極少數。今以極少數人之才能智力，管理大多數人之事務，運用鴻謀，當機立斷，既有高出衆人之策略，又乘迅速敏捷之時機，其結果之完滿必較無數庸愚之終日談論，一無良策，彼爭此鬧，反生流弊者，高出萬倍！世人有所謂開明專制，又有所謂暴民專政，又有所謂羣愚政治，以有才德之人專攬大權，爲大多數人之幸福而獨裁獨斷，獨斷獨行，開明專制也，以無能無識之無數庸愚，羣集羣議，羣議羣行，羣愚政治也，以一部分有刀有槍有權有力之暴徒，共搶共鬪，共殺共燒，暴民政治也，暴民政治不如羣愚政治，羣愚政治不如開明專政，民主政治很易流爲羣愚政治，羣愚既無天賦聰穎之質，又無學成老練之才，心地偏狹，識見短淺，以之管理衆事，最易見私忘公，見利忘義，因小失大，爲少數多，知近忽遠，利已損人，而其結果衆人均蒙其害，政治失其效率，國家民族反受其損矣

！汪精衛先生居常引用爲講演材料之明末袁崇煥及崇禎皇帝亡國故事，當爲一絕好之事例，何況一國之大，人衆之多，設每有一事，必待國人羣集討論，則以時間空間及其他種種困難關係實爲事實上所不可能，若以選舉方式推出代表，行使主權，則代議政治之流弊，其選舉或以詐術欺騙，或以金錢收買，而國會議員之所代表者亦僅爲少數資產階級之利益及其一己之主張而已，於整個國家之利益及大多數國民之意志，有時或竟風馬牛不相及，如是真正的直接民主政治既爲事實上必不可能之理想（此所謂真正的直接民主政治，係由國民全體直接處理國事之謂，非民權主義中之直接民權也）而間接民權的代議制度，又爲世人所詬病之虛偽的民主政治，則想來想去，倒不如乾乾脆脆，教有能者對國事獨裁獨斷，獨斷獨行，反能一掃因循敷衍只說不行之弊，而收沉著迅速水到渠成之功，國家難其利，民衆得其福，補偏救弊，獨裁政治向矣，此又一說也。

以上二說，顯爲兩種方向相反之不同主張，民主方面的理由，既十分充足，而獨裁方面的理由，復十分完滿，然則，何是非，何探何去，此則有待吾人之深思細究，詳加說明者，願將個人所得，寫在下面。

三、民主的獨裁政治

吾人考究學理觀察事實，覺得政治上民主與獨裁兩說，在理論上各有其長，各有其短，在實際上各有其弊。要政治真上軌道，政治運用達於理想之最高點，必須舍去兩說之短，而取兩說之長，方能免去兩說之弊，而得兩說之利。民主之利。前已言之，民主之弊，反民主者亦已詳言之。獨裁之利，前已言之，獨裁之弊，除反獨裁者所言而外，尚有數端：第一，獨裁制最易養成個人驕傲專橫心

惡習，此惡習不但可以誤獨裁者之本身，尤可誤及國家民族整個前途之利益；第二，獨裁制最易養成作威作福之特殊階級，此特殊階級往往並非有德有能之人才，不過因與獨裁者有特種關係（如同鄉親戚或其他不正當之資緣諸結）遂相結相緣，把持政權，操縱一切，因其無德，故糊行妄爲，因其無能，故尸位素餐，結果衆事莫由舉辦，而禍國殃民之現象發生；第三，獨裁制在正當方面說固有極大之效能，但設使獨裁者不得其人，則文過飾非，誅求無厭，如古之秦皇漢武，上焉者也；如桀紂幽厲，則民生塗炭，國祚傾頽矣；第四，獨裁制因權力強大，因而無適當之監督機關與糾彈機關，遂易發生錯幹到底之險象，致大衆束手無法挽救之時或坐受其害，或採取革命手段，演成流血慘劇，此外或尙有之，但個人一時未能想及，姑從略。由此可知民主獨裁，兩者各有利弊；由此可見民主獨裁，兩說各有是非；然則將如何而後可取兩說之長而去其短，得兩說之利而免其弊？是則孫中山先生任世惟正我輩所當注意也。即民主的獨裁政治也。

何謂民主獨裁政治？即政權操之人民，治權操之政府，權能分立，互相爲用之政治也。國家主權，由全國人民共同享有，共同行使，故民爲邦主，民以外之任何人，均不得私有國家，均不得竊奪主權，民爲民國之主人，民國之政治，由人民自主之，民國之一切政權，由人民自己作主，民國人民之一切事務，由人民自己掌權處理，自己選舉有德有能之人充當官吏，自己可以把握無德無能之人罷免撤職，自己可以制制有益於國家民族之良好法律，自己可以廢除有損於國家民族之不良法律，凡國家之重大問題，在政府未決定妥善方策以前，人民均可充分發表其主張與意見，此之謂民主；同時，國家之治權，由民選之政府完全操持，自由行使，人民應絕對信任，絕對擁護，絲毫不應有所牽制或感疑！如是則民國之政府，可

用其民付之治權，發揮其最大限度之能力，以謀得國家民族最高限度之幸福、蓋政府負責官吏，既係由人民選出之賢者能者，則消極方面必不作壞事，而積極方面担任立法事務也好，担任司法事務也好，担任行政事務也好，担任致試或監察事務也好，必能各本其專門學識與經驗，替人民辦出極有利益之事情，此種專門人才之學識經驗，既高出大多數人民之上，故運用此學識經驗而做成之事業必勝大多數人民自行直接辦理者為佳，人民既能明白此理，自能對政府信任擁護政府，既得人民之信任擁護，方能行使職能發揮效用，雖獨裁獨斷，獨斷獨行，而人民亦能由諒解而放任，既不顧慮，又不干涉，於是獨裁精神表現，而獨裁利益收穫矣。因有民主實現於前，方有獨裁完成於後，能民主方能獨裁，不能民主則獨裁絕不能走上正當軌道；獨裁者既由民主勢力產生，故能得民主勢力之擁護，既得民主勢力之擁護，故得充分發揮獨裁之效能；反過來說，獨裁者必由民主勢力節制，方能受民主勢力監督，既受民主勢力監督，方可永久免除獨裁之弊病。民主勢力為何，人民操有之政權是也；獨裁者為誰，操有治權之政府是也。政治為何？管理衆人之事也；人民拿政權管理政府，政府拿治權處理衆事，人民有權力，政府有能力，人民管事，政府辦事，權能分開，相互為用，是之謂民主獨裁政治。民主獨裁政治，兼有民主與獨裁兩說之長而去其短，全得民主與獨裁兩制之利而免其弊，足以調和兩者之衝突而使之相互為用，實為政治理想之最高沸點，政治運動之最善方式，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中特殊發明在此，民權主義在政治學上之特殊貢獻亦在此，民權主義是合乎真理的，故此權能分立的民主獨裁政治也合乎真理；換過一句話來說，此種權能分立的民主獨裁政治，才與真理恰相吻合，才是真理的全部，才能超乎時間空間之上，永久成爲一種穩健合理的政治主張。

四、怎樣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

中國之亂，於今至極，中國之亂之由於政治不上軌道，亦不必再加說明，惟是國人對於止亂之道及求治之方，則各因其觀察不同，而見解互異：謂亂象由於民主者，則欲持獨裁以醫之；謂亂萌出自獨裁者，則欲倡民主以治之；各持其理，各本所見，既不深思兩者融會之點，又不追求兩者調和之方，遂致偏見各執，而真理孤立，終至分道揚鑣，在同一時間與同一空間之內，對同一事物各自行其所是，而排其所非，於是獨裁被民主推倒，民主被獨裁剷除，獨裁罵民主，民主罵獨裁，獨裁也不成，民主也不成，而國家社會之亂源愈多，亂象愈雜，危險更日甚一日矣！

吾人試弄清頭腦，深長一思，則知今日之中國既無勢力堪稱民主，又無人物足任獨裁；今日中國之亂象，既非民主過度所致，亦非獨裁過度攪成；今日中國之危亂，實因民主與獨裁不相調和，不相為用，以致既無民主，又無獨裁，而成專橫與渙散混雜，腐化與惡化交病之局面。吾人試想今日國內之情勢，人民之智識能力生活習慣以及社會下層之貧困頹唐散漫，有何民主勢力可言？吾人再想今日國內之情勢，軍隊土匪賊寇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如彼猖獗，各省各地各人之政治主張政治組織政治行動如彼複雜，而政府及任何領袖無能加以制止！有何獨裁勢力可言？故知今日中國之亂，既非民主為害，又非獨裁作祟，實因民主與獨裁兩相抵消而一無所有！如物體然既無向心力以內繫，又無離心力以外張，安得不亂，安得不滅！故今日而不欲駁亂反正則已，如欲止亂救亡，非改正以前之錯誤認識，從新確定以後之正當態度不可，質言之，非使民主與獨裁兩相調和交互為用不可。何謂調和互用？曰，是即遵照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中所提示之方法，使權能分開，主張民主者從速培植人知之權力，主張獨裁者即刻增進政府之能力，兩者之職責有別，故

兩者之意見無觸，兩者之方向相反，故兩者之努力不衡，然兩者之目的相同故兩者之歸趨一致，如此則民主與獨裁在學理上爲一氣，在主張者不衝突，在事實上相互爲助，相互爲用，而育爲強大之政治力量，以此力量而對付民主之敵，則民主之敵崩潰，以此力量而對付獨裁之敵，則獨裁之敵消滅；以此力量而保障民主，則民主勢力養成，一此力量而保障獨裁，則獨裁精神表現，以此平亂則亂平，以此求治則治現，以此實現三民主義，則中國之自由平等可期，中國人民永久之福利可得矣！

國人及黨人每有一共同毛病，即一方面頑固守舊，以致多年惡習不能一朝力改。一方面時刻維新，以致主張信仰，輕於隨時變更，昔時見日本以君主立憲而維新富強，故有康梁等保皇黨出現，主張中國亦用君主立憲。又見歐美各國有以民主共和而富強者，故中國亦有民主共和等黨及民主立憲等主張。繼而俄國有共產黨及共產主義之革命，於是中國亦發生共產黨及共產革命之現象。至今猶未闌畢。現在又因爲意大利有葛索里尼之法西斯而強，德國有希特拉之國社黨而盛，一部分人又向此道試走。總之，凡外國有一種甚麼新主義新主張新組織出現，中國必有人仿效，不管這些適合於中國或不適合於中國，也不管這些與中國正待進行的主義衝突不衝突！國人對於我們不如外國的科學，不但不能迎頭趕上去，而且不能學到一點來，獨對於最難在實際上試驗出成效的政治主張，則忘棄固有的主義，天天仿效人家的，這真是又可悲又可恥的傷心事！中央委員孔祥熙，也因爲早開到歐洲有意大利首相葛素甲尼及德意志總理希特拉，美洲有美利堅總統羅斯福，甚至亞洲也有日本軍閥荒木，認爲世界潮流已由民主政治趨向獨裁政治，當孔氏由歐美回國之初曾在中央紀念週報告，言下似有中國也應迎合世界潮流，採用獨裁政治之意。吾人於此，有數疑問：

第一、現在世界潮流，是否與中山先生講演民權主義時之情勢相同？如不同，則吾人將迎合世界潮流而遺棄民權主義乎？抑謹遵民權主義而不顧世界潮流乎？

第二、民權主義中之精義及實現民權之方式，能否包括現在世界之新潮流及新方式？換言之，現在世界各國新出之政治形式，民權主義中已否發明已否存在？

第三、中國在世界潮流趨向獨裁政治的今日以前，是否有民主政治存在？是否與趨向獨裁政治的世界各國相同？

如能先解決以上三點疑問，則今日中國之政治趨向，可得一完滿解決，而今後吾人之努力方針，亦可得到正確途徑。據個人觀察，今日世界潮流，在大處看，仍爲民權潮流，在小處看，則以前之絕對民主趨向，已漸向相對的獨裁方面來，而此趨向固早爲中山先生所料及，故在民權主義中已論及世界各國對民權問題尚未得到完滿解決，而認爲將來解決之途徑，必須人民改變其向來怕政府能力太小的態度，換言之，必須把權能分開，人民拿好政權，而給政府以充分之治權，由此我們可以解決第一問題：即現在世界潮流，與中山先生講演民權主義時相較，大處全同，小處有異，同處不說，即此不同之處，民權主義早已迎而合之！由此更證明民權主義之偉大合理，吾人信奉民權主義，即所以迎合世界潮流矣。其次，現在世界之新的政治方式，不管是蘇俄的史大林，是意首相葛索里尼，是德總理希特拉，是美總統羅斯福，是日陸相荒木貞夫，但其所謂專政獨裁，皆係迎合多數人民心理，取得多數人民擁護，爲多數人民謀最大幸福，爲國家民族爭最大利益者，絕無如古代之拿破崙，路易，亞力山大，及桀紂幽厲秦皇漢武等之完全不管人民而一己獨行專斷者。是知今日所謂獨裁，實爲民主的獨裁，今日之所謂獨裁政治，實即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中早已發明之權能分立的民主獨裁

政治也，則乎此則第二疑問可以解決，復次，今日之中國，前已言及，既無民主，又無獨裁，所有者民族團體之渙散與腐惡勢力之專橫而已。在此危亂狀態之中，既無民主政治存在於前，則談不到改向獨裁政治於後，同時因為幾千年君主專制之結果，大多數國民業已養成對國事不聞不問之習慣，如不積極設法，使民主思想及民主的習慣普及民間，則中華民國等於空架，中華民族永難復興，民主之說，豈敢在中國之今日，冒然加以輕視乎？世界潮流，乃事實經驗之自然趨向，獨裁至極，乃趨向民主，民主生病，乃改向獨裁，初非中國之憑空仿效他人者可比也，明乎此則第三疑問可以解決。

由以上三種疑問之解決，吾人乃知欲使中國之政治趨上軌道，必須遵照中山先生之遺教，使權能分立，成爲民主的獨裁政治，夫然後渙散之民族可以團結，消沉之民氣可以蓬勃，而民權可以實現；夫然後軍人不敢專橫，盜匪不敢猖獗，貪污土劣不能存在，社會經濟可以復興，政府有能，故可在積極方面作事，政府有力，故可在消極方面鎮壓，一方從事於新的建設，一方從事於舊的破壞，而治權行使裕如矣。如此則壞人因民權之監督而不能在政府中立足，壞事因民權之監督而不能在政府中施行，反之，好人因民權之擁護而不能被奸險者排斥，好事因民權之贊助而不至被野心者破壞，因民權發達，而政府能力增大，因政府能力發揮，而民衆福利加多，此之謂民主與獨裁相互調和，相互爲用，不但是政治理想之最高點，而且是挽救中國今日種種危亂之不二法門，然此乃民權主義中所固有，初無關於世界潮流之已否趨向者，國人不信民權主義而信外國之辦法，不信中山先生而信外國之人物領袖，爲廢登乎？爲愚昧乎？奇矣！悲矣！

五、結 論

前面已經把何爲民主，何爲獨裁，何爲民主獨裁，以及如何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等，都一一詳爲說明，現在再總括起來，作爲一個簡單的結論。

民主與獨裁，是政治上兩種潮流，是維繫國家民族整個組織的兩種不同方向之力量，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看，這兩種力量常互爲消長，互爲應用，有時兩相衝突，有時兩相調和，如果民主過甚，則生民主病，而獨裁可以醫之，如果獨裁過甚，則生獨裁病，而民主可以醫之，直到民主與獨裁恰巧達到相互調和，相互爲用的交點上，方爲政治理想之最高處，方足以蔚爲承平盛治之世。今日之中國，由民主獨裁兩說之衝突，而成民主獨裁兩力之抵消，由民主獨裁兩力之抵消，而成民族社會之整個散亂；要挽救中國之危亂，必須一方面從速培養民主勢力，他方面即刻造成獨裁能力，使民主與獨裁兩力，由無而有，由有而強大；使民主與獨裁兩力，由衝突而調和，和由調和而利用；換言之，切實遵照中山先生之民權主義，完成權能分立的民主獨裁政治，乃爲最善方策。

中國國民黨爲中山先生所手創，其一切政綱政策，皆絕對遵依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及其他遺教遺囑者，照建國大綱之規定，在軍政時期，應以武力掃除一切革命障礙，在訓政時期，應訓練人民行使四種直接民權，完成縣以下之地方自治；到憲政時期則還政於民，完成真正的民治。由此，可知中山先生政治建設之途徑，係由假的獨裁進到真的民治，而其階段則爲：

- 第一、以黨領導民衆，把以前被軍閥官僚等欺奪去的政權奪來，暫時握在黨的手裏；
- 第二、黨拿到政權以後，以獨裁方式，一面鎮壓並消滅反革命勢力；一面訓練人民，積極培養民主勢力。
- 第三、到民主勢力培植得強大深固以後，黨一面交還政權於人

民，一面指導人民完成能分立的民主獨裁政治。

故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在政治方面看，正是由獨裁而民主，由民主而獨裁。最初的獨裁是黨的獨裁，是不得已的假獨裁；最後的獨裁是民主的獨裁，是合乎潮流的真獨裁；沒有黨的假獨裁，便不能養成民主的真勢力；沒有民主真勢力，何能有民主的真獨裁？故黨的獨裁是手段，而民主的獨裁是目的；民主獨裁之不能實現，正是黨所以要獨裁的原因；黨之所以要獨裁，正為要實現民主獨裁之目的。明乎此則知黨治是民治的第一步，民治是黨治的極終點；不有黨治，則不能實現民治；不為民治，則亦無須乎黨治；只有黨治能產生民治，亦只有民治能代替黨治；要實現民治必先完成黨治；要完成黨治，必先實現民治；黨治與民治互相卸接，互相關聯，不能冒然分開，以免一無所有而落空！（自然，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黨的獨裁，不是黨員的獨裁；將來所希望的是政府的集權，不是個人的集權。公私之間，即是非之別也）

今之主張取消黨治者，未能明乎此理；主張開放政權者，未能明乎此理；主張民主政治者，或獨裁政治者，能明此理乎？在民治未能實現以前，試問取消了黨治，教誰來治？在民權未能行使以前

日本國運末路之展望

李世軍

的確，從任何方面觀察，日本國運已經走到悲慘毀滅的境地！這是事實必然的辯證結論，絲毫不是幸災樂禍的感嘆話。

一個人，不論他在過去是如何刻苦自勵，如何努力向上，如果突然因為自尊和自私自利的支配，暴戾恣睢一味發狂，其結果一定將過去的努力一變而成爲衆怒所在，或因此神經病而跳崖投海。一個國家也是如此：在人羣國際社會中，假使不顧一切的公理與信義，一味的憑着蠻橫兇狠的本領，與全世界人類爲敵，與正義公理作

試問開放了政權，教誰來拿？至於虛偽的民主政治，不但時過弊多，而且也不是中山先生的民權主張。若夫非民主的獨裁政治，不但與民權主義衝突，而且有開倒車之嫌疑，試問革命之用意爲何？革命黨推翻專制政體爲何？中華民國之意義爲何？不先有民主勢力，而驟成之獨裁政治，何能成爲民治？

吾故曰：只有權能分立的民主獨裁政治，才合乎民權主義，才合乎總理遺教，才合乎潮流，才合乎真理！只有民主獨裁政治實現以後，才能謂之民治國家，政權才能開放，黨治才能取消！反之，如果民治一日不能實現，則黨治絕不能取消，政權絕不能開放！

現在正是黨治未完成，民治未實現之時，也正是內憂外患交相爲禍，國家民族極度衰危之日，我們要特別認清主義，抱定決心，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勇敢的向前努力奮鬥，完成黨治，實現民治，擁護黨國，建造民國，權能分立的民主獨裁政治實現之日，就是中華民國長治久安之時。

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寫完於南京丹鳳街寓次

對，這個國家的本質，在其政治上經濟上以及一切，縱然有鐵打銅鑄的優越地位，而其國家的命運，必然要走到死路上去！歷史上如斯的榜樣甚多，如中世紀時羅馬帝國，廿年前的德意志帝國，以及中國歷史上窮兵黷武的秦始皇等其歸結無往而不是因發狂而踏走於自求滅亡覆轍！

談到日本今後的國運，當然不能不略述目前國際政治局面與日本的關係。自一九二八年全世界受黃金不景氣之後，商品的堆滯，

市場的崩條，帝國主義者本身的崩潰，成爲普遍的現象。國際間爲爭市場而發生較歐戰前更大之糾紛，因此，一般人咸謂二次世界大戰，將於一九三六年爆發矣！究竟此殘酷戰事何時發作？吾人固非迷信寓言者，事前不敢確定，但就國際情勢論，大戰必然不可避免。

在此大戰中挑撥戰事之主要鬼魔，無疑的是日本。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因中日問題影響到與中國最有關係英美蘇俄威感利害衝突戰爭之危機，更爲尖銳而嚴重矣。

今先就日本在國際上之關係言之：日本圖霸太平洋及所謂滿蒙生命線之擁護，正與美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絕不相容；日本自受美國移民律之限制後，朝野上下，一致爲日美戰爭準備者五六年矣。尤以九一八事變後史汀生之制裁日本論，美國海軍在太平洋之集中，聯邦之一致排斥日貨，及兩國各就其海軍條約範圍內加緊擴充軍備情形論，其情勢已至不可緩和。次就日英關係言之：日英在卅年前雖有同盟之誼，但國際間只有利害，絕無情誼。今日之英日關係，在利害上絕非常年可比。歐戰後，日本乘各國精疲力竭之機會，一躍而稱雄世界，此在大不列顛帝國一貫外交政策之下，絕不相容，日本之積極侵略中國，尤與英國商務上以重大之打擊。去年二月日本脫退國際聯盟，使英國所玩弄之維持世界和平之傀儡揭穿其紙老虎之虛威，此最使英國所不愉快！邇來日貨傾銷，爭奪英國市場，印度，埃及，澳洲等處，損失尤大，英乃以非常手段，廢止商約，提高稅律，且進而於滬太華會議之後，封鎖其全部殖民地，予日本以經濟的壓迫，日本知日英情勢之惡化，軍部方面，亦暗中積極準備對英軍事之對抗，此目前日英關係之情形也。更就日俄關係言之：日俄世仇，尤如中日，而俄國傳統的遠東政策，正與日本大陸政策絕對衝突，日本覬覦俄之海濱省，樺太島，憂心積慮，已非一

日，蘇俄在其第二次五年計劃未成功之前，極力避免衝突，同時，深知日本決心乘其國防勢力未完成之前，必先發制俄。蘇俄委曲求全，屢向日本提議締結不侵犯條約，而終遭日本拒絕。迄北滿情勢稍爲穩定，在三四月前，日本要求收買中東路，欲拆斷蘇俄東方政策之生命線，且集結重兵於北滿邊界，俄國洞悉其意之所在，非外交上折衝運用，所能了事。乃一面應允交涉，收買鐵路事件，一面急與西歐各國先後成立和平條約，以減其西顧之憂，近更與美國恢復國交，意旨所在，路人皆知！且於最短時間，集中全部陸軍十分之三，空軍五分之一，於貝加爾，烏金斯克，赤塔，呼倫黑河，伯力，海參威等處，予日本以重大之脅迫，日來兩國情勢之惡化，已至戰鬥前夕之景况矣！至於日德關係，自普世戰時，日本佔領膠澳後，更管理其南洋各殖民地，德人雖處於凡爾賽條約壓迫之下，一時不足言對日，而其遠東之黃金迷夢，未始忘懷，日德國際之關係。只有對敵，絕無好感，日本退出國聯後，且於一九三五年交還南洋代管其殖民地時，亦兩國正雙衝突之時也。次就中國關係言之：今日之中國，固非日本之敵，而中國自甲午以來，國人之對日本固無人抱滅此朝食之同讎！九一八之後，國交已無形斷絕矣。此僅就與日本在利害上衝突最鉅之各國言，此外舉凡世界各小國邦，各被壓迫民族，無不以日本爲共同之敵人。日本在國際所處境之危機如此，近來日本亦深悉其國際環境之惡劣，於五相會議決定其「國防外交」之最高原則外廣田外相，雖極力糾正內田「焦土外交政策」之偏見，希圖和緩國際情勢，但日本以黨政治業已粉碎。軍閥抬頭，一切外交均以軍部意旨爲意旨，吾人敢斷定廣田外相，不論如何巧言花語，而終於屬荒木之傀儡耳。

一九三六年之戰爭，行將爆發矣！此戰爭爆發之日，即日本國運最毀滅之日。究竟日本於發動世界大戰時，首先向誰攻擊？就利

害最迫切，情勢最嚴重者，當屬美國與蘇俄。美俄與日本之主力戰，一為海軍，一為陸軍，日本深悉美俄兩國對日作戰，在空間上均受絕大不利之限制，反之日本亦利用其地理上優越之條件，不惜一切犧牲，而自認爲有把握的向美俄挑戰，自李維諾夫與羅斯福晤面之後，美俄國交於十月十九日，急轉直下的宣佈恢復，同時俄國發表日本密秘文件，似此美俄之復交，除因經濟關係外，在對日軍事

美國的藍鷹運動

是誰都不會懷疑的，美國是現在世界上的王國。唯其是世界上最的王國，因而不可避免的有機病症也特別害得沉重。自一九二九年證券風潮發生以來，就沒有好過一天，深深的陷在不景氣的漩渦中。共和黨的胡佛也曾做過繁榮美國的幻想，終於一敗塗地的滾了他的蛋。民主黨的羅斯福在盛大的歡呼聲中，代替了胡佛步入白宮的寶座，開始了他的政治新生命。不幸得很，一上了台，全國的金融界就與他做對頭，密歇根州發動的銀行風潮，普遍到整個的美國，幾使全部的經濟機構發生破滅的危險。畢竟羅斯福是「劃時代的總統」，即刻宣布暫時禁止金出口，停止金本位，拒絕通貨匯價安定之談判很快的把金融風潮於一個星期之內完成解決了。在「非常時期」的宣傳之下，向國會裏要求了許多特權，組織「頭腦托拉斯」集團，國內外雙管齊下的施展其政策。邀請各關係國的首揆在華盛頓作列強間初步妥協的談判，召議倫敦會議，斡旋裁軍會議，傾全力於國際間的協調合作。因爲「一國繁榮能否恢復，全係於世界經濟能否改善，故全世界之時局與國內之時局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基於各國的國家主義的抬頭，使國際間一切協調合作，都宣告破了產。於是羅斯福乃轉而目光向內，謀一國經濟繁榮的恢復，製定產業復興計劃，進行其藍鷹運動，使經濟得到以前的復活，以圖增進人民生活

上，實含有極重大之意義矣。

以日本的力量，在軍事上單獨對美對俄，均可一戰，然而，事實上戰事一開，絕不能爲單一的對敵，在日本與任何國宣戰時，此俄美英三國，必先後參加對日戰爭也無疑。以目前日本逼迫蘇俄情勢觀察，此大戰之發動，或由日俄爲導火綫，今將日俄戰事發動後，日本之危險，就軍事政治經濟三方面，分別言之。（待續）

趙文煥

活的正常狀態。

美國有很豐富的自然條件做基礎，早受了歐洲產業合理化的洗禮，工商業很快的被發展了。但是基於自由主義與生俱來的各產業的獨佔競爭，火併的非常尖銳，國內一般民衆深深的受到競爭的威脅，紛紛的要求政府規定法律，限制此種產業的競爭，以減少民衆的痛苦。結果，聯邦政府於一八九〇年七月二日頒布了一反托拉斯法，此後國內各業間就保持着一時的表面的和平狀態。但基石不穩的建築物是不很安全的，一到恐慌的惡潮襲來時，依舊避免不了慘痛的遭遇；因爲產業無論怎樣的施行過度的合理化，物價無論怎樣低廉的程度，然而一般失却了購買力的消費者，對於這些價廉物美貨物，依舊是不敢問津的發着呆結果，生產過剩還是生產過剩，而且較前反有加甚的現象。羅斯福深深的感覺到以前政策的非是，乃一反美國歷來的傳統政策，停止一八九〇年以來之反托拉斯法，擬定各種業規，勸誘甚至強迫各業主加入，規定全國的各產業，普遍的提高工人的工資，縮短工作時間，限制童工工作，使工人的生活，復到一九二九年恐慌以前所有的狀態的失業減少，或者完全消滅，購買力恢復，物價增高，以喚起景氣的急遽來臨，同時又規定由國家募債撥款三十三萬萬，以供建設公共工程之用，有了這樣三

十三萬萬公共工程建設費，以收容一部分的失業工人，許多工廠也可以獲得一些政府的定貨生意，用此直接的或間接的增加購買力，與提高物價，使國內人民的供給與需要保持其正常的平衡狀態。但是要保持一旦增加了的購買與提高的物價的繼續維持起見，必須要允許產業的卡特化和勞工的組合化一類的東西的存在。不過尚有一個條件，就是這些東西的存在必須在政府的統制之下，進行其整個的統一的有計劃的有目的的在一個大組織之下的大量生產，這是復興產業的一般計劃。

此種產業復興的運動，在愛國的烟幕掩護之下，全國風起雲湧的實行者，沉寂多時的北美大陸，亦顯其以前未有的熱鬧活躍。復興計劃的總業規，美國全國商店須一律掛以「藍鷹」的牌記，罐頭，汽車，愛國商人的衣襟，工廠大門，也都要飾以「藍鷹」的標記，上鑄「各守紀律」等字樣。藍鷹黨四出活動，宣傳，遊行，示威，甚至有「買東西該到有藍鷹標記的店舖去」的口號，輿論界更是大吹而特吹的極力鼓動，宣傳，報紙上每天都用大號字登載着關於復興運動的消息。如此如火如荼的藍鷹運動，所得的成績真是出乎人意的幾乎完全等於零的。茲據美國聯邦準備銀行所發表的各種指數，係以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之均數為基準，特為寫之於下。

	一九三三，三月	一九二二，七月
製造生產	五七，〇	一〇，一〇
工廠僱傭	五六，六	七〇，一
工廠工資	三六，九	四九，九
商店銷售	五五，〇	七一，〇

觀上數字，自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七月，製造生產之增加，達百分之七十七，而工廠工資之增加，則只百分之三十五，工廠僱傭之

增加，更不過百分之二十三，很顯明的生產之增加業已超過工資總額增加之速率，而工人僱傭之增加比較生產增加之程度遠為落後，如此增加之百分之七十七的大批生產，與商店銷售之減少，無疑的是社會的購買力還是如舊極度疲敗的原因。因此生產還是過剩，消費還是不足。羅斯福傾全力領導下的藍鷹運動，其初步試驗的成績，就是這樣的事實上是失敗了。

現在復興計劃又達到一個新階段的試驗中，美國的物價，截至最近止，真實較前提高了。據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巴白生的觀察，美國今日物價的抬高百分之七十，係真正的提高，百業的增進，亦有百分之七十為「真正回榮」。但是這些真正被「回榮」所提高的物價，要是沒有旁的輔助條件來保護，那是很容易受到外貨傾銷的壓迫，尤其是在世界經濟會議失敗以後，各帝國主義外市場戰最尖銳的今日，美國的市場門羅主義，難免不受列強的共同侵襲。為保護本國的市場起見，必須要提高關稅以做唯一而有效的武器，特別是美國大量農產品的價格提高之後，若無關稅牆壁的萬里長城，則其他農業國將乘機而略侵國內市場，影響本國產業是很大的。然而美國還是一個出產的國家，工業品極度膨脹的結果，必得要在國外找市場，而且進一步的欲想在國外市場上與其他國家競爭獲得勝利，也必須採用國外傾銷政策。因為本國市場有關稅作壁壘，外國廉價的貨物不會侵入，儘可放心的任意的提高物價；但在國外欲要壓倒別人實行獨佔市場，非實行傾銷政策，儘可能的甚至虧本的賤低物價，以求最後的勝利，雖則國外是虧本的，但與國內高價物品平均起來，倒還是有利的事情。同時還實行大規模的通貨膨脹政策，極力壓低美元在國外的匯價，以提高物價，增加貨物出口的数量。最近又復採取購金政策，在國內收買新出土的黃金，在國外國際金融中心，如倫敦巴黎等地秘密買黃金，目的也在使美匯價向下，以

謀國外商品市場之開拓，進而刺激國內工商業之繁榮。

鷹運動經過了這兩個階段的試驗，可以說大部分已經歸於失敗的狀態。據向來擁護鷹運動的美國黃色勞工總同盟的報告，這幾個月一再試驗的結果，工業生產並未增加，反見減少，九月份生產指數減少百分之八，十月份減少百分之四，其原因由於一般工人購買力的減退，無法容納大量生產的消費，因而物價更無提高之餘地。

復興計劃的最後目的，不外增加購買力，與提高物價。欲提高物價，則必須增加購買力，欲增加購買力，則必須增加工人工資和減少失業人數。但是增加工人之工資，按照目前的情勢看來，恐怕一時還是不易實現，因為許多僱主都不願在物價未被提高之前，立即增加工資的。救濟失業，按照美國目前各生產部門停滯的情形看來，亦無法容納過大數目的失業人員，雖則三十三萬萬公共工程建設的生產，然而也只能儘量的容納一部分失業的工人。據經濟復興局主任強生在七月間宣布，到九月四日止，失業人數可減少五百萬，可是實際上只減少兩百萬，至今美國仍有一千三百多萬的失業預備軍，這就是最雄辯的事實。至於縮短工人工作時間，表面上好像於工人階級是有利的，以這些被縮短了的剩餘工作時間，來安插一部分失業的工人，然而實際上的情形，真是再滑稽沒有的。因為美國工人的工資，大概多以時間計算，如僅減少工作時間，而不相應的增加工資，那就無異將現在在失業的一般工人的工作收入，被

調查

關於甘肅鑄造總理銅像之面面觀

平心

剝奪一部分，來救濟其他一部分的失業工人，結果有工作者變成半失業，半失業者變成完全失業，最後，整個都陷入於失業的狀態。所以最近罷工風潮的蔓延，是不難求得原因的。農業方面，使農民更叫苦連天，因工業品價格一時的提高，農業品却不能與工業品同樣的增高，因而農業恐慌的情形比以前更加深刻化，中西部數州的農民運動，一日嚴重一日，罷工運動已多至二百萬人，有變成武力衝突的可慮。最近所積極厲行的通貨膨脹政策，雖則一時可以收到提高物價之效，但是工人農民其他薪金生活者的實際收入，却不能同時相等的與物價一樣的提高，因而一般的購買力依舊不能增加，同時因過度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的結果，使一般中下階級更迫近於貧窮線下。在國際方面，美國能夠實行通貨膨脹政策，向各國市場做最急激的侵略，當然，歐洲各國也會實行及通貨政策，提高關稅，限制輸入甚至或禁止輸入，一到歐洲列強聯合一致向美國反攻的時候，那美國自然會失敗的。所以，通貨膨脹政策，至多不過促成更猛烈的貨幣戰與經濟戰的尖銳化外，什麼都是沒有的。

復興計劃，正在進行的途程，一時要求得一個最後的結論，自屬沒有把握的事情，可是我們至少尚有一個確信，深深的了解羅斯福的一切經濟政策，無論如何總逃不出了現在各國所實行的統制經濟的範疇，是誰都不會否認的。但是統制經濟，在現在的社會制度之下，是否能夠行得通，那要看最後的事實。然而，我們總覺羅斯福這老頭兒，野心可真不小啊！

甘肅鑄造總理銅像事，遷延數年，最近方由中央查明真相，並兩甘省府撥發欠款三千元，以一千五百元付清鑄像費，以一千五百元作為建立費，從此甘肅黨員民衆多年仰慕之總理銅像，可以於最近期建立于蘭州，吾人於欣悅之餘，特由各方探詢，盡得茲事之內幕實情，茲略述其經過，以供關心者之鑒察：

一、鑄像之緣起及停頓之原因

民國十七年甘肅省黨部正式成立，各界人士以及全省黨員民衆，因對中國國民黨及其三民主義發生深切之同情與敬仰，乃追念及創造此黨與主義之中山先生，遂羣議在蘭州建立總理銅像，俾資瞻仰。議成，由黨部政府及各界推舉代表，組織鑄造總理銅像委員會，一面向各方募集捐款，一面派省黨部委員何履亨會三省乘赴京出席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便，向上海方面負責接洽鑄像事宜。三全大會以後，甘肅第二屆省黨部執委會成立，改推執行委員駱力學為省黨部參加鑄像委員會之代表，而省政府方面，亦因宣傳處處長吳考之他往，改推楊繼高參加。其時曾三省何履亨二人，適在中央担任工作，遂就近在滬上與江小鶴訂立合同，鑄好銅像，正擬運甘建立，而甘肅政局忽生變化。旋田崑山被任為甘省黨整委會，曾何二人一方因江小鶴氏之催促運像，一方因鑄像為甘肅黨員民衆之公意，且係總理之像，故一再商請田崑山以黨委資格，一方面向中央接洽，付清鑄像欠款；一方面向整委會建議，負責將此鑄像工作完成。但是，田整委崑山之回答曰：『那是你們辦的事，我不管！』田君之真意所在，雖不得而知，但此全省黨員民衆共同為中山先生鑄像的事務，遂因前人不能負責，後人不願負責，而不得不半途停頓起來！江小鶴因鑄像費未能付清，對曾何二人三日一函，五日一電，難堪之言辭，曾何二人只有忍受！總理有鑄，對於這種為私見而忘大義，為別有用意而不顧他的銅像的不肖黨員，一定於痛恨中

加以鄙視的！（吾人從鑄像會文件中看到：前鑄像委員會總務主任楊繼高曾把該會捐款收支賬簿及其他附件等，函送甘肅省黨務整委會，請其接收，並負責召集各界代表，重組委員會，繼續進行鑄像事宜。但該整委會批答云：向鑄像委員會呈報可也，我們不管，附件退還！田崑山等的用意何在？大家都能明白！整委會（其實並不是整委大家，而是一二人）是攻擊私人的嗎？是管什麼事的？連給總理鑄像的事都不管，只是用公款，吃上飯罵人的嗎？冤哉枉也，人民的血汗，黨的招牌！）

一一、田崑山等用整委會名義上中央之虞代電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案據皋蘭縣農會……等呈稱，呈為呈請澈查鑄造總理銅像捐款以明其象，而釋羣疑事，查民國十七年時本省各界人士以總理締造民國頗費精力特募捐款項鑄造銅像俾民衆得以瞻仰遺容……彼時由黨政雙方組織捐款保管委員會專司其事所捐款項為數頗鉅嗣以甘局變動與焉中止，而保管委員會亦無形消滅，究竟總理銅像是否鑄造，捐款作何開支，終未宣佈，令人疑團莫釋……呈請鈞會澈底追查，如像鑄就，即請設法運甘，否則亦請飭該會負責人公布捐款用途，以明真象，而釋羣疑等語，據此查此案本會（甘省整委會）曾於本年三月間呈請鈞會（中央執委會）就近令催本省前省執委會負責人駱力學何履亨會一省等清理上海江小鶴鑄像所訂造總理鑄像手續並請澈底查究以釋羣疑而免糾葛在案，惟迄今多日猶未奉示茲據前情理合再電呈請鈞會務將此案辦理真象示知並祈澈底懲辦該負責人等（原來文章在此，可惜又把題目認錯了！）……實為黨便（？）中國國民黨甘肅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叩虞印，（千言萬語，原來為此，孰知費盡心血，仍是自章其惡！總理銅像是否鑄造，整委田崑山早已知道；捐款作何開支，不但田整委早已知道，而且鑄像會負責人曾將賬目單據呈報整委會，

田凌等如未瞎眼，一定早已看見了。至於銅像何以不能運甘，正要澈查田崑山之居心？正要質問整委會所幹何事？鑄像會負責人呈報賬簿，則整委會批令逕向鑄像會早報可也，是整委會田凌等亦知鑄像會之爲負責機關；但察蘭縣農會呈請澈查賬項時，則整委會又電中央向前省執委會負責人追查，難道忘了另有鑄像會？難道不知黨部與鑄像會非同一機關？難道不知前省執委會尙有不曾參預鑄像會之人？何其糊塗荒謬，一至於此！田崑山何以不早把銅像由滬運甘？必待民衆疑惑而質問？何以不早把捐款賬項接收清理公布？必待民衆呈請澈查？欲以嫁禍他人，結果反自成其惡。何況像爲總理之像，非前省黨部負責諸人之像；鑄像爲全省黨員民衆之公意，非前省執委會個人之私見，爲何因係前人所辦，自己不能不熱心贊助，反多方阻擾，不使早成！難道前省黨部爲國民黨，現省整委會不舉國民黨嗎？難道因爲前省黨部諸人篤信三民主義，田崑山等要連三民主義都不信了嗎？不然，何以因爲總理銅像是前省黨部鑄造的，現省整委會的常務委員田崑山就聲明道：「那是你們辦的事，我們不管！」，以如此態度而辦事，無怪民衆團體要惑疑質問，無怪乎黨一天天更可憐了！

二、中央致前省執委駱力學等之函件

查關於甘肅鑄造總理銅像捐款一案，曾由敝函知趕行清理，當據呈復以該案全部案冊，尙在蘭州，俟調寄全卷，再呈審核各在案，現據該省黨務整理委員會代電轉請中央澈查該項捐款前來，特再抄同原代電，函達，即希查照，迅予見復以憑轉陳核辦爲荷！此致駱力學同志等，附抄原代電一件，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念二年九月念一日

四、前甘省執委駱力學曾三省何履亨等呈復中央秘書處關於鑄像捐款情形文

中央秘書處關於鑄像捐款情形文

查總理銅像於民國十九年春，業已在滬鑄成。其時，因西北政局有變，甘省執委會奉令停止工作，此事遂暫行擱置，迨二十年春，甘省整委會成立，履亨除在京再三面請甘省整委田崑山迅速接收總理銅像外，並屢函甘省整委會請其早日設法運甘建立，完成此項任務！乃該會始終置之不理，同時該鑄像委員會總務主任楊繼高亦曾函請甘省整委會接收此項捐款賬目簿冊及文件等，而該會亦置之不理本年三月，該會整委忽有呈請中央澈查前省執委會負責人鑄像真相……並對個人有不負責任之任意誣蔑，最近又因民衆之請求，雷請中央懲辦前省執委會負責人，其居心如何不問可知，蓋以事實言，造像既有委員會專司其事，則前省執委會負責人不能越權管理；以手續言，造像委員會既設有專管捐款賬項出入之人，則前省執委會負責人更無越職呈報之義務，茲該省整委會既呈電中央，而鈞處亦迭將情形轉示，爲使中央明白事實真相及民衆羣釋一般惑疑起見，當經將前項情形轉函該造像委員會總務主任楊繼高，請將其經手之鑄像捐款文件等項寄京去後，茲得復函，並已收到所寄之賬簿文件等，謹將該捐款清摺收支賬簿以及前後移交文件，並附鑄像合同一紙，總理泥型照片壹張，銅像照片壹張，關係信件二封，一併呈請轉呈核閱，再查此次鑄像費，共價九千元（附件十五）除前由中央發給甘省執委會津貼費內，支付六千元，又由造像委員會捐款內支付一千五百元，合共支付七千五百元外，尙欠像費洋一千五百元，而造像委員會前後收到捐款，連同儲存銀行利息，合計大洋七千七百四十九元五角七分二厘，除支付前述之一千五百元造像費及其他雜費五百四十九元五角七分二厘外，實存洋五千七百元，此五千七百元用以抵償前省執委會墊付銅像費六千元時，尙短少三百元，故事實上造像委員會尙欠前省執委會洋三百元，但前省執委會因甘財廳撥之黨費一時未能領到，故會向鑄像會借用存款五千二

百元(即捐款洋七千餘元內之款)，迨後中央津貼領到，即由南京直接交付上海江小鶴鑄像費六千元，(此款爲前省執委會之款)此六千元則爲鑄像會借用前省執委會之款，兩者相抵，造像會尙欠省執委會洋三百元，(前已說明)後因時局關係，甘省財政廳將應撥前省執委會之款，迄結束時尙未發下，(但財政廳公函及領款四聯收據均在)，以致省執委會在甘借用造像會之五千二百元亦未償還，故事實上造像委員會欠省執委會洋三百元，而表面上則省執委會欠造像會五千二百元，(理由前已說明)，此當時因政局關係未及移轉賬目之情形也，此外尙有五百元，係前省執委會附設國民印刷所借用者(省執委會欠國民印刷局之印刷費未付，故此款亦應由省執委會經費內開支填補)，應由現省整委會向甘省財政廳持據領取，從速辦理，並向該印刷所負責人楊作榮，就近索取五百元之收據，以完手續，合併陳明，竊××等在前甘肅省執行委員任內爲早日完成總理銅像計，曾力自刻苦，將中央規定每月一百七十元之生活費，均自動暫支五十元，而將其餘全數墊付 總理銅像鑄費，事實已如前述，故此款由甘省財廳領到後，應全數發還××等，方爲公允，如何之處，尙祈鈞裁，謹呈云云，附實鑄造總理銅像收支簿一本，前省執委會借用銅像捐款收條一紙，甘財廳公函兩件，領款聯據三張，甘省執委會公函一件，清摺一扣，楊繼高公函一件，清摺一扣，甘省整委會公函一件，江小鶴收條一紙，匯通轉運公司單據一紙，何履亨收條一紙，江小鶴函二件，造像合同一張，總理泥型照片一張，總理銅像照片一張。

五、眞象大白中央函復駱力學同志等

中央自接到前項呈報後，經詳細審核之結果，方知銅像早已鑄就，其所以至今未能運甘建立者，實因現甘省整委田岷山等從中阻

擾，並非前省執委會負責人之過失！至捐款數目及用途，尤屬分明清楚，毫無疑竇，而民衆之不得知其眞象者，亦因現整委田岷山等故作欺蒙，欲藉此煽惑民衆，以作其反對私人之利用耳！于是中央乃函復駱力學同志等，略謂：

「呈及附件等均悉，已由中央函甘肅省政府迅予撥款三千元，以一千五百元付清造像費，一千五百元作爲起運及奠基費，此款全數作爲前甘省執委會之捐款，並將各種文件發交甘省整委會……：中央或將另派甘省黨政機關及會熱心於鑄像工作者多人，從新組織委員會，火速辦理此事，以免不良分子故意阻擾破壞，藉此爲對人工具，而把總理銅像擱置不理也！」

六、捐款清查委員會之啓事

以上把捐款鑄像之前前後後，業已一一敘完，現在再說明一件很滑稽的事，也可以證明田岷山愚弄各界人士之一斑，這就是甘肅省黨務整委會主辦的甘肅民國日報上，登有下面一種啓事，這啓事原文如下：

「甘肅省鑄造總理銅像捐款清查委員會緊急啓事逕啓者查本省鑄造總理銅像捐款自民國十七年春經前省黨部執委會負責辦理以後迄今數年之久銅像既未鑄成捐款更無宣佈以致社會人士羣起懷疑茲經省黨部省縣政府暨省市縣各民衆團體聯席會議一致決議組織成立甘肅省鑄造總理銅像捐款清查委員會負責辦理捐款清查事宜然從前捐款賬項捐冊全數無存著手清理諸感困難惟查此項捐款收到數目暨辦理情形曾在十七年本省各種報紙上陸續登露特此登報徵集凡我各界人士如有收存登載 總理銅像捐款報紙暨有關捐款之各項證件或借或送繳費來會一經採用報酬從優倘有底悉捐款情形負責報告者尤所歡迎謹啓」

這個所謂清查捐款的「委員會」，雖然報上已有緊要啓事發出，但因為不知其負責人爲誰，其發起人爲誰，指使人爲誰，所以無由推論其組織之動機與背景作用。不過我們想，第一，或者是因為不明真象，爲良心驅使，怕私人吞沒大眾捐款，所以主張清查，第二，則不外又是田崐山報欲藉此以爲攻擊他人之作用而已！如果是屬於前者，我們表示非常欽佩，因田崐山輩之見利忘義，蒙上騙下，使大家對鑄像事無由知其真象，且使銅像至今不能連甘建立，而勞大家於百忙中組織此會，從事清查，雖說徒勞精力，但諸君對公務如此關懷，對公款如此關心，足見熱忱毅力，良堪嘉佩；不過現在真象已白，由中央轉發到省黨委會的一切捐款賬簿文件，對捐款數目情況，均非常詳細，一分一厘，毫無苟且，諸君儘可詳加翻閱，無勞向外徵求何種證件，一則不詳盡，二則反要掏自己腰包，給人家「報酬從優！」。反之，如果此委員會又是受田崐山輩指使成立之有名無實的機關，徒作田崐山輩之收買利用，假公以濟私，則田等以公款作津貼，不過用點人民血汗，而諸君以自己作工具，未免太無人格了吧！如其不然，今日十幾件有關銅像捐款的證件，都一一由中央寄來了，你們有多少要來的津貼，能夠給人家「報酬從優」呢？以後對事情要先打聽明白，認識清楚，不要利令智昏，因爲要人家的一點錢，就把良心出賣，把人格丟掉！試問辦完了時，你還活人不活？因爲你不知道這是人家手段，你還老實幹着，試問你徵求到的是甚麼？徵求到以後有何用處？一點不對，法律上說你誣告了人。而指使你的人，他自己早已明白這捐款的用途，早已明白毫無弊竇，早知徒勞無益，他不過玩弄你，攻擊人而已！你還是始終糊塗的啊！

七、結語

總理是中國國民黨及中華民國的創造者，凡是黨員，凡屬國民

，如不敬信 總理，他就是叛徒賊子，人人得而誅除之！甘肅鑄造總理銅像，是黨員民衆的共同意思，是總理的人格及三民主義的信仰深入民衆心中的表現，前甘省執行委員會不過負責領導，以完成一種表現之具體化而已！這是黨的功績，是全體黨員共同努力之結果，田崐山等無論如何偏私陰狠，只可不要黨員，不能不要黨，只可不要黨務，不能連總理都廢棄而不要！只可給黨的招牌上塗糞，不能把以前甘肅全體黨員共同努力的結果連根剷除，不能把以前甘肅民衆共同敬仰的總理銅像如此輕蔑！無論你田崐山如何善於投機取巧，夤緣奔競，白天在這方面賣嘴，晚間又到那方面跑腿，明裏在這裏參加，暗裏又到那裏活動，但希望不要投機到黨外去，不要奔競到叛逆去，不要密奉叛逆命令，加緊毀黨工作，不要暗合叛逆心理，連總理都輕視起來！

至於鑄造 總理銅像之事，更望甘肅黨員民衆，不要怕田崐山輩之阻擾破壞，鼓起勇氣，非幹成功不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田崐山輩以黨委而阻擾民衆建立總理銅像，藉黨吃飯而反輕蔑黨的 總理；其不正不順不成，適足以章其不忠不信不義千夫所指，萬人同情，中央縱能寬容其罪，民衆縱能隱忍其惡，但天必不恕，看他將來的好結果着！

天下事沒有永久可以用誣蔑方法掩飾過的！事實真象，是終久可以被發覺的！任你怎樣先發制人，任你怎樣利用金錢地位暴力來陷害人，來誣蔑人，來虛構事象，欺騙衆人，但終久真的不能假，假的不能真，終久沒人能受其欺騙，終久被人發現他的言行，都是所謂小人之流，免不了一個「壞蛋」的稱呼！所謂「公道自在人心」，衆人的聰明與眼光，一定可以分別出是非曲直，縱然小人能持志于一時，甚至橫行一生，但到最後，還要被衆人發覺其鬼蜮伎倆的！不然，秦檜，嚴嵩等，也會宣赫一時，上欺君主，下騙臣民，全

用先發制人及宣傳作用害正人君子，正人君子當時果被害了，當時的人都莫名其象，以為秦檜等既有權力，又有金錢，大概還有道理。然而，到最後秦檜被鑄成鐵人跪在岳飛的殿前，任人唾罵着，大

家到此時方知秦檜真是壞蛋，才明白是非曲直，才知道以前的許多人都被秦檜的宣傳與威迫利誘種種手段欺騙了！事實不變，人心不死，公道不滅！

甘青甯礦產之調查

▲金屬類有金銀銅鐵鉛而以金為最多

▲非金屬類有煤鹽石油等而以煤鹽為最多

鉛

鉛區產地以青海為多，甘肅河西及皋蘭次之，隴南又次之，西寧南山後之主翠山（一名吉利山）南接巴燕界，一百四十餘里，產方鉛鑛，黑灰色，重七五，光缺口，成立方直線，含鉛百分之三十五，含銀百分之四十，樂都縣倉家峽有鉛鑛一處，循化縣遠番保安地方，有鉛鑛，武威縣撒金台雜渠溝鉛鑛七十分，山丹縣大黃山鉛鑛七十五分，撫彝縣南北山均有鉛鑛，駱駝脖鉛鑛六十分，敦煌縣前清咸同時產鉛，年約三四萬斤，今已無矣，皋蘭縣朱家井鉛鑛二十五分，鐵石山鉛鑛六十八分，羊腸子溝鉛鑛五十八分，文縣瓜灣溝鉛鑛五十二分，成縣千字山陳家莊鉛鑛五十分。

煤

甘青寧煤鑛以河西為最多，次為蘭州寧夏西寧，再次為甘肅之隴東南，其類可別為二，一屬石灰紀，寧夏大通，山丹，及蘭州之阿干鐘，華亭之安口窰，永登之窰街等處屬焉，一屬二疊或三疊紀，寧夏省之中衛，屬焉，二者之間，夾有厚質之紅色頁岩及沙岩層，寧夏之石嘴子，山丹之東西炭窰，陽大溝，青海大通，漁樵堡，俄博城等處，皆有石灰，紀化石，寧夏中衛之打拉牌有二疊紀或三疊紀化石，酒泉縣南九十里文殊山，有石灰，年產五千餘石，洪水阿又產石灰，張掖縣煤鑛產地，一在縣西板打口內，左右洞，犬野口，面積二百六十畝，一在縣西南甘峻山篤覽洞

續

，三條嶺，面積三百八十畝，年產四百八十九石，銷本縣，臨澤縣北山產石煤，距城一百五十里，面積約一十二方里，年產十萬八千九百斤，南山又產石灰，距城九十里，面積四百里，年產三百六十七石，係道光年開採，銷本縣，東樂縣西南南古山，產碎煤，係民國三年開採，年產六十噸，水昌縣南山三溝五溝北山草大坡，西紅山，寧馬營溝等處，均有煤鑛，面積約各六七畝不等，年產四五萬斤，銷武威一帶，民勤縣境，西接小青山有煤鑛兩處，係民國五年開採，面積一百零八畝，年產五十三四噸，銷武威張掖山丹等處，又產有香煤一種，見火易燃，經寸之炭，埋於爐中，歷一晝夜不消，古浪縣西山，及大靖西山，均產煤，永登縣西南窰街產煤鑛，面積一百零五畝，係乾隆年間開採，年產四五萬噸，又縣屬拉爾蘇煤鑛，面積八十畝，尚未開採。又該縣南鄉忽花嶺，有煤鑛一處，現已開採，皋蘭縣煤礦區，均在南山，一在小山頂，係民國八年開採，面積二百九十一畝，一在山寨，係民國九年開採，面積二百八十五畝，一在果園黃蒿溝，係民國十二年開採，面積一百廿一畝，一在劉家溝，民國十五年開採，面積四十二畝，一在西鄉大台子，係民國十六年開採，面積四十九畝，現停採，一在南鄉旋風灣，大干溝，係民國十七年開採，面積十五畝四分六厘，所產均為烟煤，內含硫黃，火煨去煙，名為藍炭，此外縣北黑石川山中有礦洞，名曰石宮廠，條城河北諸山，皆有礦洞，福祿水、有煤洞山，壽鹿山有礦

洞甚深，其礦久竭，惟支礦洞大木，今尚林立，臨縣西南鎮林峽，有煤礦一處，係明楊繼盛任狄道典史時所開採，民國二年，在該地設立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以資開採，榆中縣風火岔有煤礦，開採數次，無効中止，隴西縣西鄉，松濤坡有煤礦，現在試辦開採中，會寧縣北鄉黨家水有煤礦，係民國九年開採，面積八十畝零六分六厘，城南松濤岔亦有煤礦一處，惟產量甚微，岷縣東鄉磨兒山及東南鄉隆家山有煤礦，曾集股開採鮮効，漳縣董家山煤礦面積二十二畝四分，現正在開採中，靜寧罐子峽有煤礦，以開採鮮効，而停辦，華亭縣有煤礦二處，一名安西窰，面積一千五百餘方丈，一在石硯峽，面積約一千二百餘方丈，每區月產各在四萬餘斤，崇信縣南鄉新窰鎮陽登山有煤礦一處，面積三十八畝八分，固原縣東北鄉丁馬堡有煤礦一處，天水縣南鄉紅崖地，武都縣北鄉買家山，亦各

有煤礦，惟以開採不得其法，收效幾微，寧夏省靈武縣之石溝驛磁窰子二處，有積炭礦，質甚佳。面積約六七里，年產二十餘萬斤，炭廠五六處，資本三四千元，至七八千元不等。銷金積鹽池寧朔等縣，平羅縣汝箕溝，產干板炭，打磴口產煤，係前清同治十年開採，面積二十畝，中衛縣常爾堡上下河沿煤礦面積四百九十三畝五厘，係民國七年開採，年產煤炭約二千數百噸，豫旺縣東南七十里，有煤礦面積約三方里，月產數百擔，銷本縣及甘肅省海原縣一帶，青海省西寧馬圈小峽觀音堂溝產板子炭及褐炭，大通縣東南三十五里樵漁堡有鑛煤一處，分大煤，渣煤渣散煤三種，面積五畝三分，年產一千餘萬斤，自明代由本地漢回開採，銷本縣及西寧湟源樂都等縣，此外該縣又有煤井十二處。樂都縣南山東溝山湟源縣南四十里榮竹浪，均有煤礦。

甘肅省會寧等縣荒地調查

縣名	荒地總面積	地勢及土質狀況	水利概況	備考
會寧縣	一千四百餘畝	山地多川地少多係旱田土質多呈鹼土黃土極少	多係旱地又離河甚遠	
清水縣	一千餘畝	此地多在山坡陡嶺之上離河甚遠土質又是白土至二尺以下只是石砂		
甘谷縣	一百二十畝	地勢瘠苦土質僅是石砂		
岷縣	三四千畝	地勢寒冷磽瘠不毛均任山坡土質甚鹹掘三尺以下即為黃土		該縣西南有名登州者地勢平坦周圍約三百餘里氣候溫暖中有白龍江橫貫倘能開闢無論何項農產均皆相宜亦富庶之區也
平涼縣	五千餘畝	地勢多在山窩不便耕耘土質尤劣		
兩當縣	約一百三十七頃八十一畝	地勢高寒均無平原亦無大川土質磽瘠不宜耕種		
武威縣	共三萬八千八百畝	地勢多屬平原土質乾砂帶鹹	缺乏水利灌溉無資	

民勤縣	約一千餘畝	地勢平坦並無高山 土質鹼溼掘至三尺以下黃土石砂	無水澆灌
臨澤縣	約一萬六千五百 畝	地勢平坦 土質土與細砂相間	澆灌不易
古浪縣	八百四十七頃二 十一畝	地勢多在高山 土質鹹性土砂土粘土	
民樂縣	三萬餘畝	地勢平原山麓錯雜 土質礫瘠其性多燥	
張掖縣	約十萬四千八百 六十四畝八分六厘	地勢平原 土質礫礫砂石瀰漫	如有大宗款項開 渠尚可澆灌三分 之一地畝
臨夏縣	約二千五百方里	地勢高燥良田甚少 土質高肥惟乾燥難種	倘鑿井灌田水利 可興
永登縣	約四萬六千畝	地勢斜坡及平坦各半 土質肥沃屬黑紅土	稍費經營有一半 即可澆灌
景泰縣	約五萬三千畝	地勢平坦一望無際 土質係黑白土及紅土尙肥沃	均係番民牧場到 處水草滿目如用 人工經營全可灌 溉
臨洮縣	一十萬零二百三 十餘畝	地勢多係荒山陡坡不便耘 土質粘土兼腐植質土味極淡	
渭源縣	一千九百畝	地勢多屬山坡 土質黑土尙稱肥沃	無水澆灌

法令擇錄

訴願法

民國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國民政府公佈(同日施行)

第一條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官署之違法或不當處分，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提起訴願。

●違法處分，係指行政處分之違反法規者而言；若於法規並無違反，而實際上有害公益者，即屬不當處分。

●所謂違法或不當處分，不問為積極或消極，祇須足致損害人民權利或利益者，即得提起訴願。

利或利益者，即得提起訴願。
●官署對於人民設立私立學校之呈請，批令不准，自屬訴願法所謂處分之一種。

●以行政機關為財產權之主體，而所爭執之點在於財產，如不服官署處分，自得依法提起訴願。

●地方官署處分其所屬之寺廟財產，有權利或利益之人，均得提起訴願，不以僧侶住持為限。

●不服受理訴願官署之決定者，雖非原訴願人，亦得提起再訴願。

●縣署對司法案件，誤用行政處分形式，仍以民刑裁判或檢察處分論，若該縣不兼理司法，則係無權處分，根本無效。

第二條 訴願之管轄如左：

一、不服縣市政府之處分者，向省政府主管廳提起訴願，如不服其決定，向省政府提起再訴願。

二、不服省政府各廳之處分者，向省政府提起訴願，如不服其決定，向中央主管部會提起再訴願。

三、不服省政府之處分者，向中央主管部會提起訴願，如不服其決定，向主管院提起再訴願。

四、不服特別市各局之處分者，向特別市政府提起訴願，如不服其決定，向中央主管部會提起再訴願。

五、不服特別市政府之處分者，向中央主管部會提起訴願，如不服其決定，向主管院提起再訴願。

六、不服中央各議會之處分者，向原議會提起訴願。

願，如不服其決定，向主管院提起再訴願。

●下級官署呈奉上級官署核准所為之處分，仍應認為下級官署處分，人民不服，向上級官署訴願，儘可依法決定。

●下級官署呈經上級官署指示辦法遵照奉行之事件仍應認為下級官署之處分。

●下級官署呈經上級官署指駁命令所處理之事項，應認為下級官署之處分。

●不級官署奉令執行之件，應認為下級官署處分，人民提起訴願，得以奉令執行為答辯理由。

第三條 人民對於前條以外之中央或地方官署提起訴願時，應按其管轄等級，比照前條之規定為之。

●訴願法第二條對於縣市以下各機關處分訴願至何機關，應依第三條比照辦理。

第四條 不服不當處分者，以再訴願之決定為最終之決定，其不服違法處分之再訴願，經決定後，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行政訴訟案件，應逕呈行政法院核辦。

●向行政院提起行政訴訟，於法不合。

●行政訴訟事件，原決定不失其效力，但得停止執行。

第五條 訴願自官署之處分書或決定書到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提起之。

訴願人不在訴願官署所在地住居者，計算前項期

間，應扣除在途期間。因事變故障致逾期者，得向受理訴願之官署聲明理由，請求許可。期限之末日為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者，不得算入。

●訴願法所稱達到，係將處分書或決定書交付與應行收受人之義。惟對於不特定人所為之處分，雖僅張貼布告，亦應以達到論。

當事人於合法期間誤投訴願，致逾期限，仍應適用訴願法第五條之規定辦理。

●誤認上訴機關者之上訴亦有效。

●上訴期間內曾向官廳表示不服之意者，無論形式有無錯誤，均應以有合法上訴論。

●上訴狀內未記明上訴字樣，亦為合法。

●聲明不服雖用語錯誤，亦屬有效。

●誤用回復原狀之聲請，得以上訴論。

第六條 訴願應具訴願書，載明左列事項，由訴願人署名。

一、訴願人之姓名，年齡，性別，籍貫，職業，住所，如係法人，其名稱及代表人之姓名年齡性別。

二、原處分或原決定之官署。

三、訴願之事實及理由。

四、證據

五、受理訴願之官署

六、年月日

有證據文件者，應添具繕本，再訴願者，並應附錄原訴願書及原決定書。

多數人共同訴願時，應由訴願人選出三人以下之代表人，並提出代表委任書。

●多數人民共同請求官署為行政處分，應否選出三人以下之代表人，可聽其自由。當事人不待代表人同意，逕為認諾或和解，該代表人對於自身利害其關係部分，仍得以當事人資格，單獨繼續進行。

第七條 訴願人於訴願書外，應同時繕具訴願書副本，送於原處分或決定之官署，

前項官署，應自收到訴願書副本之次日起，十日內附具答辯書，並將必要之關係文件，送於受理訴願之官署。但原處分官署認訴願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原處分，並呈報受理訴願之官署。

●原處分官署認訴願為有理由者，於撤銷原處分後，自可另為處分。

●訴願人在受理訴願官署未決定前，聲請撤銷訴願，自可准許，其准許呈式，得以批示行之。

●訴願法第七條但書之規定，不能適用於受理再訴願之官署。

第八條 訴願經受理之官署認不為應受理時，應附理由駁回之。但僅因其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者，

應發還訴願人，令其更正。

●依訴願法第八條駁回訴願，亦應作成決定書。

●受理訴願官署未依法作成決定書，管轄再訴願官署仍應受理。

●訴願事件須調查者，不得以決定發還原官署更為審查。

●官署發還訴願書令更正，可酌定期間，逾期可駁回，期雖過，倘未駁回而更正者，仍應受理。

第九條 訴願就書面決定之，但認為必要時，得令

為言詞辯論。

●受理訴願官署對於原處分官署之答辯書核有疑問時，可使其追加理由或提供證據以當調查。

第十條 訴願決定書應載明左列事項：

一、訴願人姓名，年齡，性別，籍貫，職業，住所，如係法人，其名稱及代表人之姓名年齡性別。

二、主文事實及理由。

三、決定官署之長官名蓋印。

四、年月日。

前項決定書應作成正本送達訴願人及原處分官署。

●受理訴願及再訴願官署未依法作成決定書送達者，不能認為已經

過訴願及再訴願程序。

●最終決定書及卷宗尚未送達，被匪焚燬，可由最終決定官署證明主文，其不能證明者，可再為決定。

第十一條 訴願未決定前，原處分不失其効力，但受理訴願之官署，得因必要情形停止其執行。

●行政訴訟事件，在未裁決前，原決定不失其効力，但得停止執行。

●非一經執行即不能恢復原狀者，無停止執行之必要。

●請求停止執行，應逕呈受理再訴願之官署核辦。

●不服違法處分之再訴願決定後，上級官署得命停止執行，不能謂案經最終決定，無停止執行餘地。

第十二條 訴願之決定，有拘束原處分或決定官署之効力。

●無論是否原處分或原決定官署，對於上級官署之決定，均不得提起訴願或再訴願。

第十三條 官吏因違法處分或不當處分應負刑事事實任或應付懲戒者，由最終決定之官署於決定後送主管機關辦理。

●公務員懲戒法

第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文藝

童年的回憶

天 祿

生活的磨折，退了我童年雙頰桃紅的嬌色！然而：童年的生活，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腦幕，永久不會消滅或忘記。雖然生活還是不斷的把我磨！

媽媽非常的愛我，因為我是最小而又是天真活潑得很的小孩！就是同村的伯叔兄弟也很愛抱我，常常給我好頭的東西，他們最喜與我談話，時常問我家裏的情形，見了我媽媽便說：

「這是很聰明的小孩」并且這樣問我：

「你怎麼這樣聰明呢？媽媽教你嗎？」

「不，這是我自己的」！那時我大約五六歲左右，我還這樣回答他們，他們當作很稀奇，直到現在，見了我還說。

我們的村莊離城很近，但媽媽總是五天才進城一次——我們台山縣的舊例：五天一城（即集市），城日無論離城遠近的人們都挑東西進城賣，或買東西，熱鬧非常的一——從我的腦府開始會記憶起，媽媽每次進城都帶我去，每次我像東西似的坐在彩霞（我們的丫頭）揀着沒裝東西的後籠裏！前籠放磚頭瓦片，平均重量地把我擔進城去！媽媽跟在後面，給我講故事或給我買些五顏六色的泥人，紙花玩。回來時前籠便裝滿了好好吃的東西。

不知不覺間，便有一種比坐籠進城還有興趣的玩藝兒；于是，我就拒絕了進城了！媽媽也放心，因為我的年紀較大！但她每次未去之前，必叫當與我玩耍的鳳娣來娣管英來與我在花園裏玩。

等到媽媽去了很遠，我們才開始工作，我們在花園裏拾些瓦片做飯鍋，磚頭疊灶，泥沙做米，枯草做柴，竹枝做筷子，罐蓋做碗碟……大家分工合作，共同努力把飯菜做好端在凳上，便儼如真的大吃特吃起來；等到媽媽回來的聲音傳進我們的耳鼓，我便

一脚把凳推翻，飛也似的歡天喜地走出去迎接！媽媽雖走得很疲乏，但她必抱起我，在我的雙頰上親親嘴，給我歡喜的東西，問我在家裏玩的什麼？有沒有打架？……我一五一十的告訴她，口裏被東西塞滿了，幾乎說不出來，有時引她看看我們的傢伙，她慈祥地微笑着把東西分給我們，她們一接到手，像如飢餓的豺狼般馬上塞入口裏，雖然我沒有下逐客令，但她們都一齊回去了，有的去開門口——我們的村莊，四面有牆圍着，東邊西邊有一門出入，叫開門口——望她的母親。

每隔五天，便這樣玩一回，大家都覺得乏味，懶洋洋的不想動手！圍在杏花盒邊無頭無緒的講了半天天南地北，祖宗三代；津津有味地你一句，我一句，隔壁的二叔婆聽見嘈雜的聲音，以為我們打起架來，連忙走來看，手裏拿着一塊未切好的甘薯！我們豪不客氣站起來趕她走，把小門關上，從門隙裏看外面的行人，如果誰走近我們的牆邊，我們就從花園的矮圍牆把泥沙撒出去，撒滿了她（她）一頭！一身！我們便靜靜躲在樹下，捧着肚子笑，笑聲不敢發出來；等到他（她）摩不着頭腦的胡罵幾聲沒奈何的走後，我們滾在地上笑作一團，笑得連眼淚都流出來！

靜了幾分鐘，我忽然記起早餐吃的豬肉，雞腿的咸香味道，喉嚨有點癢似的！於是：我說：

「我們煮真的飯好嗎？」

「好，」鳳娣，管英，來娣都異口同聲贊成！

「沒有米和菜啦！」娣娣接着說。

「有」我把頭點一點，隨即走去廚房的饅櫃裏偷幾塊豬肉和雞肉，白米；用一個糖菓罐做飯鍋，磚頭疊灶，枯草做柴，大家提心吊胆煮熟了，被煙燻得眼淚鼻涕一齊流；正像乞丐拾了黃金般快樂地

乾着，彩霞大聲喊我們，很起勁的敲門！我們迅速將所有的東西丟下溝渠去，才把門開開，大家的心，一起一伏地跳得格外急促，手兒有點顫慄，連媽媽分給我們的糖菓，都好像拿不住！我靠在媽媽的膝前發楞！她們從前門都走了。

「今天玩什麼」媽媽撫着我的頭髮問。

「唔！沒有……」我氣得哭了！

媽媽莫明其妙地再三問我，哄我，我的哭聲愈大！突然，門外有妖怪般的聲音叫起來，並且敲門，媽媽說：

「咳！老虎來了！」

我嚇得魂不付體，哭聲馬上停止，不知什麼時候，酣然的睡着

了！
這個怪聲的印象很深，後來，我無意識地就怕黑！怕鬼！怕……：：：：獨個兒不敢到任何地方去。

我們的鄉下雖不是窮鄉僻壤，但給予我們日常眼見目觸的，多半是使我們注意的婚喪兩事！我們的做做性并不亞於孟子，不過，機會太少了！有一天，媽媽去新村看祖母——祖母與大伯母住于新村，有時也來我家——我們乘這良機，在客廳裏學哭死人，學死，扮成與真的一模一樣！我睡在長凳上，用布蓋了全身，她們跪在地上，用布覆着面部連唱帶哭地左搖右擺，並且在我的腳下放了幾個碗，碗中裝泥沙，插滿了燒的香——當我們正玩得興高采烈的時候，媽媽意外地回來了！我們嚇得三魂失二，七魄剩一，連收拾都不會了！我哭着，她們悄悄地走了！媽媽素來是很迷信的，她氣狠狠的在我的股上打了兩下——從此以後，她無論去什麼地方，首先必吩咐我不許學不好的玩藝兒，我也謹記着屁股的創痛，也再不敢做了！我們玩的花樣，跟着時光的遞嬗演進，又改變了學做婚嫁喜事，尤其愛學做母親！我們常常在花園裏玩這藝兒，因為是喜劇，所以

媽媽完全不干涉，有時雖看見了，也祇是付之一笑。

我們扮的都依各人的愛好與特長，雖然有時也會更換的——我們把大家的鑼，鼓，人，紙花……：：：：放在舖在地上的蓆上，然後一人打鼓，一人打鑼，把新郎新娘扶着拜天，拜神，拜尊長，拜……：：：：拜完了，便圍在蓆上吃菓子，但新娘不敢動作，難為情似的給紅手帕遞着臉！不一刻，當作過了許多年，便把泥人抱在懷裏，搖恍着，一壁唱催眠歌，一壁給泥人吃奶！

「喂！我的長衫呢」做丈夫的問！

「喂！是這件嗎」？妻在凳底翻出一條手帕當作衣服給他，學正式的夫婦的稱呼——喂！

他把衣服接過去，穿上，便急急的出去，一刹那，他東斜西歪，昏昏沉沉地走回來，把手上的東西摔在地上，閉着眼睛睡在床上，呼吸很急速！

「喂！又喝醉了酒啦」！妻用手撫他的額，坐在牀沿，手裏還抱着泥人！

「哇！哇！哇……：：：：」他探頭探開來，學嘔吐的聲音！媽媽在屋裏聽見了，不知我們怎麼回事，連忙跑出來看！

「啊！羞！羞！」媽媽用右手的食指在面上劃了幾下，我們把舌頭伸出來，羞羞澀澀地把頭搖幾搖，馬上就停止了；我們都感到興趣的疲乏！

童年的辰光之輪，似乎故意為難，轉得使人難耐的緩慢！我每天吃飯的時候，唯一的問題是：大姊什麼時候歸甯？還有多少日子過新年？端午節？中秋節……：：：：媽媽每回的回答都是還有很久，我小小的心靈便感到辰光之神懶慢的討厭！吃雞腿，穿新衣裳，要利市，買菓子……：：：：的失望的難過！尤其是渴望大姊的歸寧！日子像衰老的病牛般沒氣力的渾慢的踱過去，我的心頭如熱鍋

上的螞蟻般焦急起來！每天從朝到晚，帶着竹編的帽子赤着腳站在閘門口望着；到田野去工作的伯叔嬸母們，停止脚步問：

「祿，你站在這，幹嗎？」

「望我的大姊來啦！」我天真的答他（她）們，有的故意逗我，又恰巧海基路上有張着傘而來的女人，他們便指着說：

「呀！你的大姐來了！」

於是，我又高興，又得意，又活潑地走回去，還沒有進屋子，我就大聲的告訴媽媽：

「媽媽呀！大姊來了！」

媽媽把針綫放下，像幸福之神慈祥地微笑着張開兩手，迎我投入她的懷裏——啊！偉大的母愛，維護着我珍貴，可愛的，活潑——天真——然而：煩惱——無聊——枯燥——寂寞！終於隨着環境的幻變而來的！

這樣經驗過許多回，都是使我失望——可是，我并不灰心！我乃革命勇士般百折不撓，再接再厲！其實，大姊對於我太好了！她簡直如慈祥的母親！我小的時候，她非常的愛護我！大了的時候，她幫助我解決一切困難的問題，時常指導我，安慰我——檢點我！

六月的天時，太陽像火傘似的高張在天空，大地的一切都浴在熱烈而乏疲的環境中！田野間沒有人工作，也沒有出入，尤其是在中午時分！然而：我依然刻苦耐勞地站在閘門口望！這樣晒了一個多月頭，臉孔像黑種人似的難看！可怕！媽媽才用計謀把我關在屋裏玩，閘門口就少了我的點綴了！

下着毛毛細雨的下午，無精打采地獨個人在屋裏玩！心房如掛了十二個吊桶般七上八落的想像着；屁股坐得發癢，剛把小門輕輕的開開要出去，啊！真是喜出望外，大姐突如其來的來。！還帶有許多好吃的東西！媽媽也異常的歡喜！忙着與大姐談話，分配東西

拜祖先，我掙脫了大姐握着我的手，咽了幾口唾涎，臨手臨腳到拾邊偷了幾個餅，悄悄溜出去，她們正在屋角玩泥沙！

「好一隻，你們沒有吃！」我右手搖着偷出來的餅，露出得意的笑容；她們把視線都集中餅上，姊姊問：

「誰給妳？」

「我大姐來了！」我一面吃一面說，吃完了便往屋裏跑，她們都跟着走進來，祖先拜過後，媽媽分給各人五塊，我却要特別的多。

「唔！我媽媽給你們餅，你們要還我！」我像教訓似的對她們說。

「我大姊也快來了！」姊姊答「她來了！我給你！」

「我大哥回來不帶東西的！」

「我的外祖母來，比你姊。還帶的多！」

「我爸爸回來，有時也帶東西的！」

「我媽媽的米缸裝有些甜糖！」

我們亂七八糟地談了半天，直至媽媽喊我的時候，我們才散開！雨後的太陽，特別和暖可愛，黃金色的光芒，給蔚藍的天色掩映着，大地好像換了一套新衣裳般清爽！人們又在田野，山上，忙着；蠕動着！好似找尋幸福的源頭般熱心！努力！花園裏雖然雨水未乾，但被興趣的驅使，我們一團和氣的聚集在花蔭下，商議我們的工作！

彩霞把許多衣服拿出來晒，其中有一件前後綉着龍鳳花草的袍和一頂紅纓帽，媽媽與姊姊將進城買東西的時候說：「這是爸爸的袍與紅纓帽，女子穿不得，帶不得，穿了會惹打官司！」大姊接着說：

「這是爸爸中舉時的衣冠！」

我們息靜聽着，心裏得意地付道：

「這正好給我們做玩的材料！」

她們去了後，我們用椅子乘高了脚，把袍與帽子都偷下來；大家把帽子帶幾回，袍補在蓆上，然後才玩我們的藝兒，等到太陽將落西山的時候，我們才把牠原掛回竹竿上晒。

媽媽回來時，分給我們許多好吃的東西，我們這回事晒過了，大家在肚子裏偷笑！晚上，媽媽問我玩的情形，幾乎說了出來，好在牙齒把舌頭咬了一吓，才痛的把話停止了！

過了幾天，大姊便回去，我哭着不肯，把眼皮哭紅腫了，鼻涕流得滿口唇；後來媽媽給我許多菓子，才把我的難過償了一半！午飯後，我與姊姊偷偷的去村前的湖邊玩，我倆摟着腰站在水邊看水影，魚，蝦，忽上忽下的優游自樂！有時跳出水面，水的澄清平滑，引起我們愛水的天性！我倆勇敢地坐在堤上，把腳放下水面亂攪；水花飛濺起來，溼了下半身的衣服！我們正玩得興味濃厚的時候，兩個滿身泥土的青年抬着一盆魚來，咕咕噥噥的互相咒罵着！將魚倒到湖裏去：魚一入水，快活得狂游跳躍，水面激起許多圈子，我與姊姊看着說：

「魚要跳起來，我們把牠捉住！」姊姊往竹林裏拾竹竿，兩個少年愈罵愈兇，結果就打起來！我赫得趕快站起來跑，他們因不小心，撲通！！一掌把我推下湖去；他們急忙逃之夭夭，姊姊哭着回去，不敢言語！我在水裏亂抓亂抓，終久抓不住一件東西！口裏要喊媽媽，水已充塞得透不過氣來！可幸！我老是浮在水面！等到氣衰力竭：神經幾乎失了知覺的時候，同村的六公（我們稱祖父輩為公）才把我拯撿起來。

媽媽很驚駭的把我接抱過去，送給六公許多酬謝的東西，說了許多好話。

「不驚！不驚」媽媽拈着我的兩耳說，立即給我換了全身衣服！

我這時才會哭，比在水裏還害怕的喊：

「媽呀！媽呀！媽……！」

後來，媽媽打聽出那兩個推我下湖去的少年，親身去他家裏教訓似的責罵他，并且要他倒茶來給我吃來壓驚！

從此以後，媽媽異常的範圍我，不准我去別的地方玩，除了花園以外！

七歲的那一年，我便開始離開背山臨水的可愛的故鄉，與常同在一起玩耍的姊妹；到繁華的都市去。

爸爸一向都是忙於革命的工作，回家是極少極少的！那年因為稍為安定，乃命人回來帶我們到『省』去，當我第一步踏進繁華的香港的時候，許多事物，使我驚奇的叫喚起來，整天整夜探在窗口看馬路上熙攘來往的人，汽車，電車……直至疲乏或媽媽迫我睡覺為止！

在香港逗留了幾天，便乘輪船到『省』去，啊！海，比我見過的還闊還大茫茫無際！船迅速地前進，船身激起許多白浪；浪花飛濺起來，像少女的肌肉般潔白！柔美；可愛！我想走下去把牠抓住玩！然而：跌下湖裏的情形又浮在腦際，使我聯想到海的可怕；我問：

「媽，船這麼大又重，怎會浮在水面上走！」

「有機器呢！」媽媽給我解釋！

「哦！機器要是壞了，那不是沉船？把我們淹死了嗎？」我坐下來。

「唔！不准胡說」：媽媽很迷信的，不吉利的話，她馬上就禁止我說！伯父笑一笑，從鐵罐裏取出一包葡萄，說道：

「誰叫我十聲，給她兩粒！」

「我叫」鳳苑妹把嘴張大要叫，鳳仙姊攔着說：「我也叫十聲」

我肚子裏裝滿了氣，坐在床上不言語，等到她們把兩粒葡萄餚送到手裏時，伯父問：

「妳呢？你不要嗎？」我想一想說：

「我要四粒，叫二十聲」伯父隨即贊我：

「聰明小孩，給妳五粒」！

我得到最多，嬌傲地靠在窗口，她們像受了屈似的與我爭執起來，直至哭了，伯父才平均分給我們，才平息了！

將到F省的時候，媽媽說道：

「見了爸爸要叫，不准淘氣」！並且吩咐彩雲關照我，不可亂跑亂撞！於是美麗的幃幔便在我的眼前搖幌，我們談論快要看見的F省的房子，道路，汽車：：：：玩要的寫意，東西的好吃：：：：船到埠的時候，爸爸親自來迎接，身旁有幾個帶着短槍的兵八

!!!我們赫得撮了一把汗！心裏都暗自說：

「好利害的老總」！

我們——仙姑苑妹，那時慈弟尚未會說話——發了狂似的不斷的叫「爸爸」伯伯「爸爸忙不過來地一面命令工人整理行李，一面與媽媽，嬌嬌，伯父，叔父，談話，一面答應我們：他慈祥地撫摩我們的頭髮與嫩臉——等到上船的時候，他抱着我，給生滿了鬍鬚的嘴在我的臉上熱烈地摩了幾下，並且與我談了許多話，在轎裏的時候。

我們的住宅很大，有花園，球場，空地，：：：：空地生滿了野花草，有碎瓦爛磚，有毛蟲小鳥：：：：我們每天都到那兒玩——仙姑苑妹也與我住在一起，所以十分的熱鬧——雖受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了我們玩的方式——學大人先生們的應酬禮節，謙虛恭維，媽媽也不能干涉，因為空地離房子很遠的——因此胆子也特別的大起來，無所忌憚——真真想到，我們就要做到；那怕養在缸裏的金魚，我

們不顧一切的把牠偷出來，養在我們的大本營的爛盆中！午飯得過後，我們逃命似的急忙跑到空地去玩，雖然金風息索地吹着我們，但我却滿不在乎——至到天色沉沉，炊煙四起的時候，我們還是樂而忘返！

「太太叫我找你們來」嬌嬌的丫頭良有走來：「你們玩什麼？」不靈敏的仙姑恰巧手上拿着被繩綁着的金魚，手足無措地塞入袋裏，驚惶得面紅耳熱！良有希奇地奪取出來，雖然她雙手極力把袋口覆住！

「啊！糟糕！我告訴太太去」！銀有粗暴的說，接着便走，我們驚懼地把眼睛睜得圓圓的，相對着——一句話都不會說：過了一刻，我的心稍為平靜下來，我說：

「回去，推打算什麼」！

銀有是與我們作對頭，最討厭的丫頭；她果然告訴媽媽與嬌嬌；晚飯後，嬌嬌像審判官似的執問仙姑苑妹，並且打了一場！媽媽雖然未涉及此事，但我想那副嚴厲的面孔，刻酷的審問，很心的拷打，我已不寒而慄了，雖然爸爸從不曾打過我。

「彩霞，我冷呢」！我想：如果把衣服穿得厚厚的，打不至於太痛，我用計說：

「給我一些衣服穿」

「不冷，穿什麼」？彩霞懶得動靜，坐在椅上做她的襯衣。

「風大了，穿些也好」媽媽接着說：

「給她取衣服去」

我把一件夾衣，一件背心穿上，坐在她的身邊看着她一針上，一針下，迅速地縫衣服，我想：媽媽大概忘記了問我了，我又想：要是問的話，我就照實的說出來，免得將來被閻羅王割舌筋！

(未完)

彩票

王明

綠鴨從R銀行匆匆的回到A路三〇號一所矮屋，口中喃喃自語：「寶貴的機會，幾乎遲了……」她喘着氣，額角上滲出幾粒汗珠。

她一進門，一屁股坐到床沿上，用襪襖破袖，拭了拭汗，接着又長長的抽了一口氣，得意的眼角，電光似的在週屋一溜，仍是低聲戰抖的說：「機會！幾乎遲了……」其實這時節，屋內早已黑透了，從報紙裱糊的窗窻罅隙射入一縷月光，直裝在褪了泥皮的牆上，映成一片鴛鴦一般的白塊。床上的中衣中，臥着一個未滿週歲的孩子，哭啞了喉嚨，呱呱斷續着。

她並未聽見孩子的哭聲，也沒有覺到黑暗。

「竟會這麼富？四萬元。把它存到銀行裏？這是我原定的計劃啊！但是銀行的是會倒閉的，如果……那才糟糕！把它存在家裏？斷斷不行！有時候會被梁上君子光臨。不！做一個某公司的股東，還是危險大啦。把它……」她想。

「馬大哥不是對我說：『惟有存到銀行裏好！既可以生利，又可以保險。每月利錢；可以作孩子的教育費；可以作日常家費；可以作摩登衣服；可以再去替人洗衣；可以……』」嘩！現在有這末多的錢，還能再替人洗衣麼？……想到這裏，暗暗的笑了。

想來想去，最後還是決定存在銀行的爲「頭等策略」祇是慮到存錢的手續不大懂。又費了三五點鐘的斟酌，才定了三項計劃，分三步的執行：

- 一、明日去到那長有聰明鬍子的郭鞋匠那裏領教。
- 二、決定把款子取三十元來，另租一所好房子住，並且給孩子及自

己換一套新布衣服。下餘都存到銀行裏去。

三、不再去到那污水河畔給人洗衣服。

她還是在牀沿上坐着，可是這時候的額上失去了汗珠，明月的縷白光「杳如黃鶴」了，小孩子哭倦了，不知在什末時睡去，窗隙裏吹進來一陣冷風，才知道夜深了。綠鴨站了起來，抹了抹自己的臂膊，和翁仲的差不多，關上了門，一脚登上牀去，心中還在想着：「給不給綠娥哩？她是妹妹，聽說她連褲子都撈不上，她和她的丈夫兩個人穿一條褲子，在她動作的時節。丈夫便蹲在牀上，拿褲子遮腿，反則她便也作遮腿的玩意……」

孩子哭了，她感到脚下作怪起來，是踏中孩子的小腿。抱起孩子，抹着小腿，慢慢的給他他說：「我的小寶貝！踢到你的小腿上麼？你沒要哭啦！你和你的媽變作富翁了，你長大了穿很華麗的衣服去上學，不，你明天就會穿華美的衣服啊！快快不要再哭，真的是有四萬元了，這是你的富，我不過給你保管幾年，你懂得麼？……」

她一面抖着孩子，一面說着。孩子那裏能殼了解四萬元的可寶，竟管哭。

× × ×
次早天剛亮的時候，綠鴨早已起牀了。就在穿衣，洗臉，掃地之下走到房外，昂首一望蔚藍的天空中，尙釘着幾點塵灰不明的星星，倏隱倏顯的對她說：「尙早，尙早……」，同院的幾家近鄰（可以說是院鄰）正在急急的打鼾。她恍然大悟這時的郭鞋匠大概沒有起牀。便翻身進來，坐在牀上，眼望着天花板，等待太陽了。腹中一陣一陣的雷鳴，她想起吃窩窩頭的香味，憶得昨晚彷彿沒有

吃飯，又悄悄的下牀，作起餐來。她的早餐並不是山珍海味香醇
鴨羹，也不是西餐，不過煮着幾碗包穀湯，一作便成，毫不費事。
早餐罷了，她把碗筷收拾以後，望了牀上睡熟的孩子一眼，把
一件換下的褲子，給孩子蓋在身上，輕輕的拍上幾下，慢慢的走出
門來，將屏門關好，脚下好似生着車輪，毫不費力身向前滑，走到
不遠的一所院子，院門敲扁，沒有一絲聲息，她使勁的拍了兩掌，
也沒有人答應。

蹲在門首，等了好久，還是依舊的沉寂死靜，她便將素日所奉
爲聖哲的郭鞋匠脫口罵了一聲「媽的！」
她想：「我發財了！爲什麼他還在不起牀？我有四萬元，難
道他不知到我要問他存款的手續麼？媽的！」驕傲的眼睛，很很的

時事日誌

一日

中央空軍飛福建泉州擲彈炸傷多人

西南決派員赴閩勸告陳李等取消偽組織

蒙古自治區政府從籌委會着手劃分盟縣兩區辦法察綏省方未全贊同

待黃返京始可確定

北平政整會正式改組增設華北建設討論會

日本侍從武官矢田飛古北回視察

日人杉村回國後草擬對華建議書內容毒辣頗類田中政策

紐約報揭穿暴日陰謀所倡日俄和平在保全其侵佔之土地與英美進行

談判在實現其準備野心

二日

中央封鎖閩口令中外航輪停止駛閩

釘了一下關的閉門，忿忿的回來。

她一氣走到郭鞋匠的寓所，門仍是嚴嚴的，郭鞋匠仍是沒有起。

她在二次回來的路上，她終於自己一個嘴吧，吐了兩聲，發

誓不再問這老殘賊，因爲慢待了富翁了，這是可恨的！

她踏進自己的門限後，看見孩子還沒有醒來，便又追悔在郭鞋

匠的門上候的時間太少：「這時候大概他是起牀了吧！」她的一顆

焦急的心，竟管卜通卜通的躍動，似乎有什麼在心頭作怪，過了一

忽兒，腿也不鬆自己了，再不能守誓言。她抵聲的說：

「我決定行我的計劃啊！」

+

+

+

+

(未完)

十二月份

唐有壬卿汪命赴滬與各中委會商時局問題

中央電催張發奎返國擔任某項要公

西北電政計劃明年可全部完成洛陽國際電台明春通報

孫科抵滬談話閩事因脫離黨國和平解決無望

日人決久佔多倫竟設立偽蒙古自治區強派漢奸爲自治委員

蘇俄和平使者初蒞意大利國土於國際間危機重重之際意俄共負促進

和平之責

三日

西南執行部決議不出席四中全會並否認另組第三政府

中央準備在未召集四中全會以前擬邀西南各委在滬舉行預備會議

浙閩戰機漸迫閩北軍向浙邊推進

陳濟棠要求中央發行公債兩千萬

馬仲英有巴入迪化盛世才部退石門口仍圖反攻說

北平軍分會開臨時會討論華北軍餉問題

康藏形勢又嚴重藏兵有進逼川軍情勢

西班牙全國宣布警戒狀態保王黨醞釀復辟

意俄開始談判李維諾夫切實聲明俄受日牽制殊難全神貫注歐事美俄

條約與意國利益不衝突

四日

西南當局正努力調解閩事陳濟棠擬印發告閩省民衆書派飛機散發中央紀念週于右任報告大家應拿起精神爲黨奮鬥四中全會可決定救

國對策

閩省積極佈設空防決令空軍出巡

吳敬恆陳立夫聯袂赴贛謁蔣

教育次長段錫朋呈請辭職

陶尚銘將再赴榆關切商接收榆關辦法

日派大批軍艦開福廈保僑

莫德惠浦森由滬飛贛謁蔣告別

美將設立銀行專接滙對俄貿易預定基金一萬萬元

五日

傅自崇禧已赴昆明晤雲龍

閩南和平縣發現蔡軍萬餘企謀窺粵

閩逆向外秘購飛機中央將予以扣留

行政院會議決粵海省政府民政廳長馬麟省政府委員馬步芳辭職照准

遺缺以譚克敏補充

陳濟棠嚴令禁止攜眷在防地居住

日對東北人民不許保藏寸鐵苛脫難捐層出不窮

意法西斯大會要求改組國聯

李維諾夫離意赴德

六日

中央推定張繼馬超俊陳肇英王陸一等四人前往粵桂晤西南各中委李宗仁白崇禧電何健決與湘粵一致剿匪

長城各口日竟設偽郵局遞送「東四省」郵件

老耗子殘部將由熱境西犯九門口一帶匪氛又熾

平大校長徐誦明三請辭職仍因經費困難不能維持現狀

半年內洋火進口竟達九千萬元

英使藍浦森遞辭任國書汪院長設宴歡餞

意相雄心勃勃提倡國聯改造運動傾向締結七強締結世界

七日

西南政務會電中央請對閩暫停軍事行動

中央常會決議陳銘樞等開除黨籍遺缺以候補執委茅祖權李宗黃白雲

梯遞補

張繼等四人由京赴滬轉港粵敦促西南中委入京

十九路軍陸續集中閩北建甌建陽在中央軍手俞濟時通令沉着應變

歐陸國外交總動員欲對意國改組國聯運動成立一種共同對付政策

美政府組織緊急委員會並發行新債九萬五千萬

李維諾夫在柏林勾留數小時未與德國當局會晤倉促返莫斯科

八日

粵陳派林異中劉蘆隱區芳浦何榮等赴港迎候中央代表

中央會商閩事對外交邊防亦有討論

蔣委員長密電川軍各團匪共

劉湘下令封鎖匪區並令後方各都市戒嚴

日人在蒙古強架無線電台業經德王嚴厲拒絕

蘇俄對日積極備戰加厚遠東陸空軍備實力對滿洲將取大包圍形勢

墨索里尼接見張學良授以大十字勳章
希特勒致書法政府要求修改凡爾賽和約及軍備平等

九日

張繼等由滬乘比亞士總統輪赴港

福州滿貼反對攻擊朱毛及抗日標語認抗日即自殺

濟南覆李烈鈞贊同其政治主張原則若以此應閩變恐已緩不濟急

平軍分會經監會議決議明年一月起各軍按六成發餉

鐵道部捐款購機總數達八十餘萬元

日僑倡大亞西亞主義組織義勇軍以對英

西班牙突又發生革命境內有若干處在不斷巷戰

十日

汪院長在滬談話處置閩變方針中央已決定三個步驟

閩僑組織派員赴津密組機關

日本誘少數王公於多倫組織自治區影響內蒙自治

西歐風雲緊急顏惠慶顧維鈞赴英會晤商我國應付態度

捷克外長在各地舉行講演表現捷克與斯洛伐克一致團結之精神

意外次赴德報聘其使命為討論軍備限制及改造國聯問題

十一日

張繼等四中委抵港發表談話望南中同志入京出席共商國是

胡漢民秘書談話胡將發言表示政治主張否認胡與中央有何種條件

日僑強佔東羅城我提出口頭抗議

偽政府開會決劃閩為四省並將制定聯邦憲法

愛文諾發表擁護國聯文拋棄盟約全人類之進步將開倒車

西班牙共黨份子暴動殺人放火無所不為

十二日

張繼等再晤胡漢民常晚赴粵晤陳濟棠

行政院會決議內政部常務次長羅貫華免職遺缺以傅汝霖繼任

康藏問題漸趨嚴重參謀本部對軍事有新決定

日又派員赴青島煽動回教徒獨立

日非法逮捕韓人滬市府已提出抗議

美國風暴奇寒凍死五十二人損失達千百萬

英新頒軍令國民黨歌為中國國歌

十三日

張繼等抵粵與陳濟棠蕭佛成等會晤

中政會決議陳李蔡等均明令褫職

中央飛機偵察浙邊未見閩軍蹤跡

蔣中正電粵主張將中央政權開放並請粵委來京出席四中全會

交通部接歐亞航空公司來電馬仲英並未入迪化

閩僑組織委何公敢薩正冰戴戟許友超為閩海延建興泉龍漳各省省長

歐洲街談巷議軍縮復活國聯改造之可能性

十四日

中央第一第二次常會決議四中全會展期一月至明年一月二十日舉行

蔡逆朱匪分任第一第二方面軍兩路向浙省古田移動

黃紹竑離平來京談德王雲王表示極惡落

黃鄂在平約各界名流茶會

韓復榘提倡天足運動纏足女子不准結婚

英外相西門漫遊歐洲對歐洲糾紛願作調人

日駐比大使有田飛抵北平奉命視察華北情況

十五日

張繼等赴桂晤李宗仁白崇禧

國府明令褫革陳李蔡本兼各職

粵派飛機偵察報告浙閩兩軍隔八十里

張學良由意起程歸國

蔣再令鄂籍院等七省厲行禁烟務使絕跡

英法意荷四國聯合抵制日貨

法奧小協約國團結構成反德陣線不放棄凡爾賽和約

十六日

胡漢民對時局發表重要宣言於國內政治持抗日剿共二義對政治推進

主遵遺教力行三民主義之治

閩北前線接觸閩方昨已下令進攻中央軍由建甌迎戰

熱邊日偽軍突向察東移動據日方宣稱目的僅在剿匪

日偽軍在東北搜索民械限期報銷違者重辦

黃紹竑返京談內蒙古自治並非嚴重問題

日俄邦交確已極點惡化

英海軍注重遠東防務艦隊司令在星洲會議

十七日

閩省順昌將樂一帶成立蘇維埃政府十九路軍有被赤化慮

入察日偽軍續向沽源赤城進逼

中日雙方在津會商接收榆關事件談話情形相約不發表

楊德昭在滬談話粵擬借款一千五百萬元救濟金融恐慌

川剿匪軍圍攻綏定飛機掩護準可全渡綏河

西藏達賴喇嘛逝世享年六十

法國態度堅決極端反對變更國聯現狀

十八日

張繼等抵滬後與桂當局長談李白等對國事表示憂慮

何健出席省府紀念週報告上月赴桂與李白等接洽情形

察邊日偽軍今日無甚異動我已續提交涉請完全撤退

浙閩邊境形勢緊張匪萬五千人撥入逆軍北侵

首批美麥抵滬計八千九百四十噸

英保守黨議員主張改革國聯奉唐納不以爲然

十九日

胡漢民電約張繼等赴港續商時局

劉盛電告迪化安謐馬仲英部現任吐魯潘

宋哲元對記者談話偽軍越境追剿變兵侵入察境現已撤退

行政院會議決褫奪蔣光鼐本兼各職

孫科夫婦由滬起程赴菲據談此次純係私人行動並未銜有政府任何使命

命

希特勒向法重申軍備要求法政府尙待討論暫時不能答覆

二十日

中央對閩變決以海陸空軍取大包圍勢閩向浙推進業已證實

沽源日偽軍並未完全撤退亦無前進動作

張繼等自滬抵梧即乘堅如艦赴廣州

天文偉觀在東京發現月作吞食金星土星之勢

平漢路局長陳延炯到漢視事

羅斯福宣佈產銀半數造銀幣畢特門認爲可使美國輸出貿易大增

二十一日

閩逆變更戰略擬犯溫州中央決以海軍直搗

孫科抵港訪胡漢民後乘原輪赴菲

張繼等抵廣州當晚即赴港

中央常會通過黨務工作人員轉官敘俸辦法

日政友會少壯派秘密集議成主清黨

歐洲局勢緊張張英握和戰關鍵法德大整軍備極度不安

西門抵巴黎行前在下院發表宣言聲明英國仍信任國聯

二十二日

中央派機十五架轟炸漳州死五十餘人
閩省赤匪為犯浙先遣隊慶元泰順情勢緊張
子學忠談接受交涉前進展、保護熱省安寧
津市發生炸彈案傷省會公安局傳達等四人
英法步調一致全維擁護國聯
羅馬戰事致亞洲學生大會開幕到各國代表六百餘人墨索里尼作重要
演說主張東西文化重新結合

閩軍主力漸向壽寧集中似將進窺麗水
李孟斌率艦進駐馬江鎮橋長門要塞已告收復
張繼等離港北返粵委不入京
日皇江沿岸撤軍回昌都中央電藏諒諭德意

汪院長通電全國各省市縣團體報告苛稅雜捐情形俾議廢除辦法
蘇州派代表向閩提出三條件放棄聯共政策恢復黨治取銷新組織
李宗仁赴越南傳係交涉懸案
張學良下月八日可抵滬
法方電京歡迎中央大員入藏
巴黎近郊空軍前線維持國際和平非法國不可
巴黎近郊空軍前線維持國際和平非法國不可

浦城方面靖泰順以南仍在接觸中陳紹寬將率三艦出發
中央代表張繼等赴滬發表共同談話詳述南行經過
中央派機炸偽府閩逆大起恐慌紛逃廈門
耶軍又克餘匪向巴中潰竄
耶軍又克餘匪向巴中潰竄

浙邊軍事源附近張佈告宣稱代為剿匪
石青陽派員入慶事原則已決定人選待商
日財政遇危機明年度公債約達十億萬元
閩軍事海軍開始動員中央機三炸福州

宋哲元部接防赤城與喜峯口日軍對峙
棉業統制委員會將調查全國棉業
商軍自治方先付審查將徵詢各方意見
我國擬在日內瓦建立中國圖書館
耶蘇節災禍蔓延世界非島及日本火山同時爆發美死橫禍者百八十
人以上

廿八日
中央空軍轟炸福州偽府遷移漳州
彭匪開閩西粵邊防務極吃緊
察東冰雪嚴寒日軍積極工作
張繼在中央常會報告南下經過
亞洲學生大會閉幕決議在京設東方留學聯會
法對德覆文草就拒絕直接會議德國之秘密法擬在國聯大會中揭穿之

廿九日
贛匪竄閩與逆聯合贛東厲行清鄉善後
行院開臨時會議討論蒙藏邊政問題
譚變竄逃之劉桂堂部集郭家屯
孫殿英抵港以私人事務格商治時局
俄外長明白斥責日準備侵略戰事

卅一日
閩軍集壽寧犯泰城赤匪一部已至浙邊
李擇一奉命赴日商華北中日懸案
日皇太子定名仁稱爲繼宮
法外長彭古發表宣言稱德法談判係直接交涉
蘇俄政府公佈第二次五年計劃出產額較第一次增兩倍半

浙閩邊境戰事日烈泰順方面陣地無變動健甌以東激戰仍未息
李宗仁對時局之態度抗日勦共親仁善鄰
劉桂堂逆部竄劫永寧察各軍追擊
去年一月至十一月海關入超七萬萬元
日人積極圖蒙以多倫為侵略中心向蒙人宣傳滯儀將稱帝
英國各報國際政府為諷之批評德重整軍備之屬必要而不可道破
(完)